



梅山集

十四

雜著 序記

廿七

~ 16
2373
15



16
2373
28-15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雜著

陽至日自警文 丁巳

余年十七始志于學今爲六年而六年之間三年居
憂三年病眼實欠旬月之安故所謂居敬以立其本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者無一事彷彿似豈
非可哀也耶余資性麤率才分魯鈍不齒恆人固萬
萬然惟其向道一念夙夜憧憧每切朝聞夕死之願
而以其麤率也故不能用存省之工以其魯鈍也故
罔克致窮格之力既莫存省則多動而少靜其所謂



靜者亦不免昏沉思睡若其發處則千頭萬緒擾亂
一心終莫能物來順應我則如故故天君失自主宰
而百體不從于令矣又闕窮格則四書六經諸子百
家舉皆茫然章句訓詁之末亦不能以句讀者多矣
矧茲通古今達事理明禮樂之原知道德之歸者乎
每中夜繞壁思所以革舊圖新之道而喪威之餘疾
病貞痼終不得大振作大斲殺用副皇天降衷之至
意則其亦命之窮矣尙何所怨尤哉然我之所有之
性卽堯舜湯文所共有之性也我之所讀之書卽孔
孟程朱所共讀之書也堯舜湯文有是性而何獨以

爲堯舜湯文孔孟程朱讀是書而何獨以爲孔孟程
朱也彼何人我何人有爲者亦若是而已死喪疾病
亦聖賢之所不免則不當緣此而自畫也沒矣若於
朱先生三以之工念茲在茲日新又新以至於強健
篤實高明精微之域則可謂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
事豈非天地間一快事耶余固無所短長而區區準
的則亦不在第二等竊有感於子程子學以至聖人
一語也重峯先生有言曰天生男子豈偶然哉余於
此三復詠歎圖所以服膺勿失而不得焉爾一陽初
生萬化維新而回顧平生了無所成尤悔如山難容

粹拔羞愧欲死圖其遷改以不負志學之初心故書此以自警

警俗 己丑

警俗者何爲而作也喚醒世俗之迷也夫華夷之分天下萬世之大閑也卑高陳而貴賤不可易位內外定而疆域不可逾限此其故何哉夷狄者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也是以蠻夷猾夏大舜著五刑之法獫狁孔熾孔子美六月之師因之明荒服之制峻出入之防是爲王政之先務也且春秋大義數十而尊周攘夷爲其大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聖人

之爲億世慮可謂至深遠矣夫女真蒙古之竊據函夏臣妾六合者氣數攸奪悖天逆理穹壤之易處首足之倒居未足以喻其變也士不幸而遇遭此時茫茫宇宙上慘下黷無淨土可以容足則祇當遯世長往晦其身而泯其迹而已而許衡吳澄劉因之徒自謂誦法孔子而不知斯義甘心事虜率天下而歸之薛敬軒羅整菴高梁溪羣賢生於鐵木亂華之餘其所懲愆宜靡極不至而處三人者不惟不闢廓又從而贊美幾於聖人流弊漫漫貽禍世教馴致甲申之變而極矣彼建虜者無亡矢遺鏃之患而坐收漁人

之功一朝而盜先王之神器夷其禮樂薙其黎獻四海九州盡化爲戎是則金元之所未有也薛羅諸人不得辭其責其不曰率萬世而歸夷狄者乎斯事也端由於不嚴華夷之辨而亦高皇帝有以啓之也夫以堯舜三代之遺民臣服犬羊者固已失身靡所逃於法義之誅而如余闕之爲胡元死者建祠以獎之至遣危素守廟又送蔡子英出塞以從舊君是視事虜以常經通誼也創業垂統正宜挈持大經以立人極而一初施措反常乃爾召今日陸沉之禍固也是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者歟曰然則爲金元舊

臣者不可以殉國乎人各爲其主耳爲其主死何謂不可曰唯唯否否爲其部落者則當死死當表章以堂堂華夏之人而爲戎狄殉卽所云可以無死而死者非直傷勇而已詎可許其忠乎華夷之辨重於君臣之義以故呂留良少事建虜晚而覺非引義自靖君子以爲先贖後貞應不惑於百世之篤論也借令臣服而爲禽民有真人者作如洪武之世則亦當相率而歸正是識去就之分者也未可以服二姓而斷之以失節宋景濂劉伯溫之於皇明是已爲其大臣者則祇宜沒齒自廢以贖其失身之罪而已曰然

則如我朝之於清人如之何其可也曰丁丑南越之役君臣上下同死社稷固爲第一義而不能直遂者爲其達權圖存也三百年宗國自在四千里封疆依舊則黽勉爲畏天保國之圖者迺有不得已耳含冤忍痛百世如一日一日而忘此義是無人心者也然習熟見聞恬若爲常無復齎抱薪嘗膽之志者至有言贊於堯舜者矣至有言父母孔邇者矣自有權宜文字以來亦未有若斯之極者也且下城一事當爲爲國諱者故舉咸稱講和而今有云國降者矣無統以還公私碑誌皆用 崇禎年號而今有直書僞號

者矣又有著書立論張皇虜勢如李鄴之於金源者矣牧隱中胡元制科恐未免身過而或不以爲非至以其息元比之於楊維禎者矣是皆不講春秋之義者也曰是固然矣彼旣以誠待我我當以誠應之彼之將亡我之所以處彼者當奈何曰彼人視中國如途旅一曙有事必爲元順帝之逃而當假塗於我故聊爲此市恩沽惠爲異時藉力之圖其所以外施响子者豈由於真誠哉天厭穢德久矣彼之垂亡行將見中國之師臨之於前蒙古之兵壓之於後面皆受敵進退不得詎有餘力可及借道是固事理之所必

無者也縱使然者我之所以勵志復雪章大義於天下者在茲一舉齊襄公報九世之恥春秋大之恥辱者勇之決也豈念區區皮幣之所相須而不一洒之哉假使彼人徑歸巢穴責我以舊誼如北元之於麗氏我當據義斥絕如圃隱潘南之爲詎可以犧牲玉帛待于兩境若鄭人之爲事齊事楚若滕人然哉若是者不失向背之正也或昧迎順之理以効節於舊罔僕於新爲盡分然者然則視建虜真若事君守貞而不貳是不通禮義之旨者也昔先王待夷狄以禽獸可以人而爲禽獸死乎抑天地閉塞彝倫斁絕人

皆喪着惡之性而然乎是可與語尊攘之義哉

記報應 庚戌

曹操令作其身後塚墓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及死遺令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名曰高陵而爲疑塚七十二於漳河上所以防掘也後人有詩云何有餘機到丘壠又用此爲科題其詩有舞智圓枕身後轉夜臺甘眠大漢盜墳前坐孤爾前身一生潛機無不到奸人枯骨臥無恙天下讎人怨未報等句其道得奸兇情狀者更無餘辭也及清雍正之世鄴下羣

兒浴於漳水輒死疑有水怪發丁斷源求之機弩四起矛劍變化集衆力除去則有石擲出珠襦玉匣宛然若新卽曹操真塚也聞于胡皇則曰生爲瞞賊死害生民命焚骨漂流此載清人杜詩詳註云蓋阿瞞以螟蟲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以至弑國母而極矣默授其子俾行篡奪其爲事極逆其爲跡至暴且爲疑塚以欺天地神明要其保體魄於無窮而竟被顯戮於千餘年之後枯骸灰燼漂散江流生而爲狗彘之所不食死而爲魚鱉之所不受是可驗天道報應也若使伏其尸於昭烈廟前數其罪而跪斬則詎

不大好快活哉卽其機變之巧莫甚於疑塚而竟不免乃爾其所以遠害者乃所以自害也凡工於謀者費盡機心機事作爲安身立命者其不鏡考于茲哉

箕子朝周辨 甲午

箕子已知商之淪喪而曰我罔爲臣僕則所矢願者素耳武王革命釋囚而訪道故爲武王陳洪範仍避地于朝鮮以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也以稱才有三祀而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以稱王訪于箕子而知武王之不臣箕子非武王之聖不能虛遜訪道非箕子之聖亦不能授法無慳是所謂天地氣象也二聖相

與而不相失有如是者何曾受茅於周廷亦何曾班
瑞於青丘哉史記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者是不
知武王箕子之心者也商容膠鬲爲殷朝之名賢而
武王祇表商容之閭而不降其志亦不屈膠鬲爲已
用任他孤竹二子採薇雷岑以成其風節乃所以物
各付物兩盡其道也在四人猶然况于授法之聖者
乎箕子之長往朝鮮如夫子之欲居九夷祇要遯世
無悶我得其正用遂罔僕之志自契明夷之象聖德
所臨爲東民所愛戴耳豈有心於爲君哉行九井之
制施八條之教推道訓俗化夷爲華是亦天地之心

也如此者亦何有於封哉不思用晦有懷故都乘白
馬渡鴨綠奏言試功如虞廷之四朝者非義之所當
出豈以聖人而爲之乎史記又云箕子朝周作麥秀
之歌前編綱目亦云十有六年夏箕子來朝馬遷信
野人之言而綱目襲馬遷之筆也既曰封於朝鮮而
不臣則又何爲來朝如殷士之裸京永失忠聖之名
哉淮南王傳伍被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
之歌微子委身以存祀故至申以微子之命則朝周
固也認微子爲箕子何其僣哉史云微子抱祭器而
入周又云造軍門肉袒面壁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

前以告既云入周則又何待周師而後面縛乎古者
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親兄也縱去祇避紂已矣必
應隱忍徊徨於都鄙之間寧有去商卽周之理哉苟
其然者孔聖豈肯并許以三仁哉史家承訛襲謬既
誣微子爲入周又誣箕子爲朝周甚矣馬遷之踈也
入周尚云傷仁况朝周乎以殷師而玉帛來聘如夫
妻之於塗山則惡在其爲靖獻先王不顧行遜哉後
之人不信商書而信史家亦可異焉武王順人應天
天下宗周而子氏臣民舉不肯臣僕至康王之世亳
社旣屋垂四十年而逋播黎獻猶矢死不貳是所謂
周之頑民卽殷之忠臣也遺黎之於舊君其所愛慕
而不忘者至於斯極况箕子乎故曰朝周者非箕子
乃微子也

讀大鐵椎傳 己亥

士生於世處則當有守出則當有爲有爲者往往豪
偉倜儻自赴功名之會而沉沒困窮不能自奮以爲
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宋之龍伯康趙次張諸
人每讀陳同甫中興遺傳序未嘗不齎憾於南渡將
相也又讀魏冰叔大鐵椎傳有曰子房得滄海郡力
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歟天生異人必

有所用又曰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歟抑用之自有其時歟嗚呼所托意者溢於言外亦可以不言而喻也冰叔生值鼎革冠履倒置慷慨引沒潔身自靖周遊四方陰求天下奇士爲其所欲爲大鐵椎乃其所以志也與呂留良詩縱有虹貫日終無軻八秦同一意氣也虜無百年之運故待其有時必有所用歟冰叔晚被康熙敦迫而益復抗志滅景竄山不復有爲於斯世而猶懷鐵椎之客年未四十爲明室復讎一念至死不忘一何壯哉苟使冰叔遇可乘之機則博浪一舉詎或專美於子房哉然則子房已試底冰

叔冰叔未試底子房祖龍將死故椎聲所振羣雄倡起逐鹿虜運不窮故袖却神手旄頭不隕李芒以時異也孰謂古今人同不同如何哉乾隆之季有陳德者挾匕首行荆卿之事羽林千軍嗒如木偶陪衛諸臣血灑鑾輿乾隆僅以身免免是幸耳陳德是皇明遺黎而故爲豫讓之塗厠歟抑亦聞子房之風者歟天厭穢德久矣若將借陳德而告警冰叔之志其將大行歟何至今寥寥也第竊有俟焉

又題

吾東之江陵府卽古所謂滄海郡也府治東門外大

昌驛有力士遺墟斯已奇矣而府司又藏大鐵椎名
曰國師杖其重不可舉至今傳爲力士所用歸自博
浪戢而不出力士死後數千年而相守勿失云江陵
咸樂恒其人自奇士亦能詡於言而爲余道其事其
言可信也嗚呼此神物也有物必有其用用之自有
其時歟抑亦有待夫子房歟戒子房之一舉誤中而
無容再誤歟天下之事變無窮九世之讎恥當雪則
向後之彰義滅胡安知不有資于茲椎歟若使魏冰
叔而知者必應闡揚斯事屬意深遠不獨待大鐵椎
客也

記嶺南樓事

山南有二名樓左曰嶺南右曰蠹石右之人曰蠹石
勝嶺南左之人曰嶺南勝蠹石軒近而輕遠入主而
出奴兩相不下有若聚訟爲一路未決之公案余在
洛聞之片言以折之曰未論江山樓榭形勝之優劣
以賤娼而殉國難載籍所未有卽茲一事蠹足以掩
嶺南矣及來密州登所謂嶺南樓者若憑虛而颺空
秀峯如飛鳳而翔其背澄江如張弓而循其趾有千
樹栗萬竿竹羅列于渚清沙白之間望之如雲興霞
蔚聽之如鼓瑟鳴箏斯已奇矣而茂林脩竹之外又

有層巒拱護巨野圍繞樓出其上前臨無垠固一國
之瓌觀也然苟擇其地亦有勝於巒川苟費其力平
地可以起樓是固未足為名勝也余問故老曰昔有
知印窺覘內衙見知府女子未行者而悅之賂結其
乳媪乳媪疚於利托以乘月引女娘至南樓身則避
之知印闖出而誘之萬端女娘據義嚴斥俾不敢近
知印拔佩刀直前以劫之亦不動知印審不可強辱
卽刺殺于樓東第三楹前埋于樓下竹林其後知府
來者輒覺死有李進士者隨知府至或云因斯事進
士直拜知府宿凌波閣閣卽樓之寢室也張燭而坐以候變夜半

有童女被髮冒血而入泣訴其事願復讎進士因所
指得其屍顏色如生戡木而還于其家卽誅其知印
之行兇者邑遂無事後觀察使以嶺南樓月夜逢李
上舍說前生冤債為題試士于營庭或云知府用此
題設白日場于
此樓之庭且邑之知印每當迎新輒齋沐具羞而祭之于
殉節之楹前至今不絕云於戲斯其所以為名樓歟
向使知府之女被其污蟻則雖若泯然無跡天神之
所鑑臨亦安得以秘之哉縱傾南江之水未足以雪
斯恥一蒙其玷穢樓安所見稱哉此其人卽未笄之
女子耳弱不能勝衣而力拒強暴矢不辱其身鋒刃

所加性命卽判而膚不撓目不逃勵萬夫不可奪之
勇就戮死而靡悔烈哉烈哉惜其名姓無傳而不表
於後也變出於府吏故府吏諱其事并失知府之名
未詳其爲何代何人尤可惜也然斯樓存則斯人不
亡縱使樓毀貞心姤節不與之隨化當與天壤而俱
弊也然亦自盡其性分耳傳不傳豈其所與知哉蓋
斯樓之逢斯人蓋不偶然而得斯人而名益重在人
則不幸而在樓則幸樓與人之并傳于無止也審矣
蠹樓余固未見不知其與嶺南所爭雄者何如而蠹
之有忠妓猶嶺之有烈娘未可謂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則兩樓之相抗也宜哉何可伯仲乎其間以快務
勝之心乎是好事者之爲曷足與語名樓哉苟使異
日復有如龍蛇之變密之妓安知不爲論介之行匹
義聯芳垂雙節于千古乎然則人固成樓之名而樓
亦不爲無助也又何必強辨乎哉

毅宗皇帝殉社日敬敘

今年太歲甲申三月十有九日卽我 毅宗烈皇帝
殉社之四回甲也禮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
社稷又曰國君死社稷是爲亡國正終之義也諸侯
有國受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無去者國亡君死正

也苟社稷無隕先君克祀則或有達權而圖存者亦
有不安其國致位而去者禮所以有寓公也然非義
之正耳若至天子受命于天無可去之義君臣上下
同死社稷已矣大君者父母之宗子也焉有宗子而
爲奴隸役者乎然鴻荒以後有國有君者爲累千百
載而臻斯理者寥寥夏后殷周聖人之國而其亾也
咸被放誅僂辱備至矧其餘者乎惟金哀宗自焚而
死視彼偷生苟免服爲俘虜者不翅守經然完顏守
緒東奔西走圖存於亾未可謂死社也惟我 烈皇
帝當闖兇竊柄威震人主而不大聲色剪除掃盪時

帝年十七比諸漢昭事尤加難矣因之畏天灾恤民
隱勤經筵察吏治未嘗有食息暇逸而遠耳目之娛
無內外之荒壹是以興衰撥亂爲務信能君臣一德
將相寅協則可但爲守成之英主哉時則璫炎燔穹
延及四海天下事已八九去矣建虜猖獗全遼失守
闖賊不軌中原潰裂背腹受敵頭目不捍東敗西蹙
生靈塗炭雖有知者亦無如之何矣 先帝生丁不
辰適會未運未明求衣徵兵檄餉十七年相爲終始
而及至元朝風霾 孝陵夜哭恒星入月帝驪下移
曆數已窮天祿永終詎容人力於其間哉范景文李

邦華亟請南遷而不應至於 中壺就縊貴主手刃而卒以 身殉朕屍可裂民命母殘恨結幽泉言存衣帶嗚呼痛哉是所謂不去社稷而死者也嗚呼人無有不死之人國無有不亡之國等一死耳等一匹耳苟得其正則誰可云死而亡乎哉惟吾 先帝躬踐斯義天地以貞觀日月以貞明聖人效天下之動以貞夫一皆成就一箇正也於戲休哉縱使吾 先帝罔遭家不造乘運制治大猷時升不過少延邦命而已縱令厥享國千祀竟同歸于屋社亦何裨於三綱五常之重哉亡國之禍未有酷於 崇禎而亡國

之正未有過於 崇禎洞竅宙而一人焉耳矣三代後惟漢與 明得國以道而山陽安樂國亡不死忝厥父祖有初而無終者乃爾孰若吾 先帝死國之烈增光於得國之正 聖祖神孫同一揆者哉 殉社之甲子四周而神州之陸沉依舊河清之消息無聞而漢祚之中天無望是爲遺黎腐心之慟也或謂先帝閔仁元元綱紀庶政發揚蹈厲恐不逮事則理宜克享天心迺續景命宗廟子孫無絕終古而今乃大謬不然抑天道非耶竊以爲是乃天道也我 先帝以一死而酬百王天經地義民彝物則賴以不墜

將以立人極于億世與穹壤而悠久天之報施 聖
主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以興廢得喪之常數致詰于
老蒼者非知天者也是日海東遺民洪直弼拜手稽
首謹述

李士蘊改字說

李君鎮玉擔笊于西林鼓篋于南湖余問其表德則
曰待可曰是不襯乎玉請改字字之曰士蘊取朱詩
玉蘊山輝之義也又請其說余伏枕濱死不能爲文
略掇往哲成訓而復之曰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
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用察言以求心識

而得之以蓄成其德是所謂蘊之爲德行者也蓋人
之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原無不足然理義無窮事
變萬端小而日用常行動靜語默大而禮樂政刑因
革損益何由而得時措之宜乎必究前言往行然後
見識日長而蓄德日大非要誇聞見以爲博也易曰
乾坤其蘊詩云我心蘊結蒙宥亦言萬物盡然而以
是爲蘊蘊之義大矣哉內而不出遵養時晦慥慥乎
真積力久馴致至德凝道斯乃蘊之爲功也君子比
德於玉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道也者
天下之所貴也貴之者以君子之溫其如玉也士蘊

乎顧名字而思義則何患不造道成德乎士蘊向學似非一時意氣請益真切然癡喘凜綴罔克施教力疾作字說以貽之士蘊乎其欽念哉

序

送庶從兄

夷弼

佐幕海營序

己未

幕官之名尚矣在府幕而曰府端在州幕而曰州端節端者節度之幕也憲端者憲司之幕也所謂九綜州綱三端府職者是已蓋軍府之要掌在賓寮而載筆旌旄運籌帷幄重弓旌光樽俎稱席上之珍而獻一代之寶詎直爲賓主之榮哉我東昇平日久四陸

無警方伯連帥之羅致於幕下者俱是射不穿札身不跨馬之白面書生與市井子弟耳其何以參軍謀膺使檄爲緩急之須哉以故主將之期之也已不以重賓佐之自待也亦以自輕惟貨利是趨惟聲色是耽弁髦廉義土苴身名而猶不知爲羞恥事固可哀也亦可慨也庶堂兄爽汝卽身不勝衣之一弱夫耳一朝着廣袖衣插白羽毛駢弓美箭飾其腰背出而佐幕於首陽之觀察營首陽海州也西臨嗚呼海路通乎燕齊北接涇薩關防控于畿輔其爲地也固一國之要衝也不幸值金革之事如龍蛇之變丙丁之

役則爽汝可能受命辟書祇役戎府多成功而鮮敗
事否乎此猶過計之憂而海乃紛華之所萃貨泉之
所湊也人鬼判於辭受坑坎存乎衽席真所謂滔天
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寧不可畏也哉然則爲爽汝今
日計如之何其可哉其惟操其心而律其躬乎制情
慾則思魯男燃柱之舉臨財賄則體楊公四知之訓
寡過之道其有出於斯者乎朱先生有言于貨色兩
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苟能從事于斯常慥慥乎老
少之戒其所以綜州綱而端府職者庶乎由是而之
焉然終吾生於虎尾春冰之中至於慾蠅而理融則

可但做幕中之良士哉第拱以竢焉

外王母七十一歲壽序

外大母太碩人春秋六十有二歲壬子小子直弼爲
之序以頌岡陵之祝矣後十年辛酉卽太碩人壽七
十有一之歲而五月上旬生朝也其盛矣乎人生百
年七十者稀而况登七十而向耄悼者乎自髦悼而
將至於期頤乎人生而到期頤者尤稀矣然太碩人
已杖於國而韶顏猶昔綠鬢重生齡背鯢齒永錫難
老可期于守一處和蓋仁者壽以靜而有常也大德
必得卽理之固然耳辟如萬木凋謝而松柏不改滄

桑屢換而海屋長存不亦盛矣乎此舅氏暨小子之所共禱者也小子竊有所隱痛者昔吾母氏每當太碩人晬辰潔齋具羞率子女歸寧愉色婉容左右膝下盈盈介壽之觴洞洞愛日之誠有令人生孝悌之心今不可以復見矣苟使今日而在者髮已種種矣衣綵弄雀歡娛於北堂之上將無愧西河不老仙而音容冥邈厚夜難晨此其不暨之慟貫徹于幽明者也小子敢不居致其敬養致其樂用體著存不忘之心乎嗚呼無母何恃繫我獨無然母氏之所恃小子之所恃也太碩人之於小子以祖孫而兼母子拊畜

而長育飲食而教誨扶床坐膝圍餘生於涵淹啣濡之中小子至今以爲命者卽太碩人賜也小子志物之養靡敢不逮於昔日歸寧之時則庶慰母氏九幽之思也歟朱夫子壽祝夫人曰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但願年年似此日老萊母子俱徜徉此舅氏今日之願而小子之心亦舅氏之心也非直以舅氏之心以母氏之心爲心焉爾

送朴季立榮歸序

癸亥

吾友朴季立進士訪余于終南山下余爲之言曰子加於首而被於體者非高皇帝之所賜乎標子名

而書左旁者非嘉慶年號乎服 皇朝之服抱醜虜
之號何其不相稱也曰然則不當赴舉爾乎既赴舉
是惡乎免曰欲爲 大明遺民當不赴舉已矣曰道
者千萬人所共由之路人人秉此義將無赴舉者國
其無人矣乎曰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可也但當爲吾
所當爲以盡義之所在何可以人之爲而爲也曰然
則吾其失身矣乎曰失身則未也知此義而爲者直
如泰伯之高文王文王之高武王耳今謂文武之所
爲不義可乎曰自居以第一義者赴諸己乎曰有復
讎雪恥之志則可無復讎雪恥之志則不可曰吾不

欲占得第二等則何以善其後曰其唯明天理正人
心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而已矣此聖人之事而
學聖人者亦不可以不自任也春秋大義數十尊中
國攘夷狄爲第一義此宜今日之明目張膽竭力而
扶植者也昔尤翁臨沒託門人曰學問當主朱子事
業當主 孝廟同志之士相守勿失斯義之不可忘
百世如一日而不講久矣其將弁髦尤翁訓乎子能
無惑于中者乎聞子之鄉有尤翁祠歸應登堂而拜
只以軟巾襪衫鈴帶焉可矣不可以白牌入也仍述
答問爲榮歸序

送李子園隨其大人判中樞公使燕序 丙子

吾友李子園隨其尊大爺赴燕之行迺子弟職也臨行要余贈言贈言仁者事耳余曷敢焉辭不獲已則強爲之說曰子園以丙子之冬而往將以丁丑之春而還矣伊昔是年之冬春卽吾東天地翻覆滄桑改易之辰而甲子奄三周于茲矣嗚呼忍言當日之事乎雖不忍言亦何忍不思在餘人固當乃爾况爲文忠文貞兩公之孫如吾子園者乎文忠公丁 國家百六之運四朝 皇京四僨 天使竭心志之力盡忠貞之節輒能解紛釋難轉危爲安厥有成績銘金

石而勒鐘鼎斯已盛矣而若其辨誣一奏辭嚴義明名正理得伸萬折必東之誠章大義於天下後世政尤翁所謂微此文數千年箕子之邦將未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燦然復明者也文貞先生際 寧陵大有爲之會夾贊 聖志擬雪國恥弓劍遽遺大業罔究則勇退於急流之中自靖於岷巖之下以獻于 先王先人者其志誠亦感矣若至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痛哭回之詩有激而發所感者深矣子園苟能有契於二祖之心其於春秋尊攘之義山河今古之感自有所不能已者靡時

不然况于是年乎自有太一肇判陽無可盡之理以夷狄而主中國至於二百年之久者洪荒以後所未有之大變而陰之盛極矣剝盡於上而復生於下自然而然者詎終無大來之運乎凡得失之數如循環然虜人既以是年而得意則其不以是年而失意歟是可以占皓天之必復歟且物極必反理之常也理終不可勝氣乎以是年之行占是年之運其將有紅雲一朶日邊開如文貞先生詩語乎否乎待到子囿之還而可聞而知也然斯事也非可以取必則其異於影響語者幾希矣惟有一事可以奉聞者昔黃岡

金公之赴京也沙翁隨行所以扶持奉護者誠孝篤至至於進食必從儻默數舉匙多少以爲健憊之候往返近萬里罔或少息子囿之所法象其不在茲乎至於聲色紛華之叢玉帛淵藪之萃所以盪耳目而蠱心志者整頓自將漠然不以經意是固有雲塘丈人成矩此尤子囿所宜觀法者也觀法近則收功易滌雲塘而達乎沙溪因之祖述文忠文貞兩公志事則不可謂虛作此行詎但遼薊風霜晨昏無闕之爲恭修子職已矣哉子囿乎欽念哉

送姜文老遊燕序

戊寅

不佞生於 天王不頌正朔二百四十年之後哀時
命之不違而靡所舒憤懣惟願沒齒山澤矢心自靖
一日姜居士文老甫隨上行人赴燕戒駕要不佞贈
言嗚呼建虜之竊據中土已一百七十有五年于茲
矣自鴻荒以來廢興無常蠻夷猾夏五胡亂華至蒙
古而統一區字若是者固多矣無亡矢遺鏃之患而
坐收漁人之利因以享國既永且專未有若建虜之
爲者巍然處堯舜三代所傳之位臣妾堯舜三代所
臨之民雍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袵舉天下而夷狄之
堯舜三代之民亦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已淪胥而爲夷矣此金元之所未施于宋餘而建
虜爲之建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也中州士大夫皆
習熟見聞恬若爲常不復知有華夷之大分此志士
仁人之憤恨徹骨而無樂乎爲生者也其身已化爲
戎而所不化者其心耳然逐腥穢之臭混旃裘之叢
應舉覓官趨走於龍庭猶患其或失者滔滔是聖賢
遺裔宋 明遺黎則其迹然矣其可曰其心不化乎
此王仲淹心跡之辨所以見斥於聖門也如徐乾學
李光地熊賜履陸隴其之徒自謂誦法孔朱而紅兜
馬蹄翱翔于穹廬之中贊頌功德則比隆唐虞誇張

遭逢則激昂風雲無復忍痛含冤底意思真不識人間羞恥事者餘子又何足誅哉然天地之生久矣陰陽消長之氣數漸就姤遯者固無如之何矣至若吾道一脉則終無可絕之理以故鐵木之世有若金仁山許白雲鮑魯齋程林隱羣賢抱經岷巖傳道授業雖天地閉塞腥臊并御而斯文賴而不喪以啓大明御天之運厥功豈哉今日域中重入於長夜漫漫之中而讀書種子綿延於其間窮山絕海應有頭不剃心不易守死善道之士正如九野閉塞而陽德孔昭風霜剝林而碩果不食漢祚中天之兆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黑窣窣地安知不爲光燦燦地乎近世之黃越汪佑李需霖兄弟其不變形未可知而是亦邈世無悶滅景于丘壑者也其修學著書流傳于吾東不佞托以九京之神契者久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獨其書在耳繼三子而作者必有其人存則求其人歿則求其書人與書俱得以見則相得益章詎不爲友天下之善士乎苟其然者不虛作此行文老勉乎哉不佞匏繫也生不識中州之大賴吾子之行而聞其人讀其書則可以結萬里之神交相許爲大明遺民而虜運之垂竊亦可卜於此矣第拱以俟之

贈蘇純汝

輝冕

歸濟陽序

甲午

湖南在 熙朝中葉多道德文章之士發爲氣節形諸事業磊落炳烺著在簡策以鳴國家之盛非諸路所可擬也賢澤寢湮弊陋不振者亦久矣英傑之生乎其間者應無古今之殊而寥寥乎無聞是可異焉然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其將反古昔之盛美乎矣已孟冬益州蘇君輝冕純汝款扉請學余愧無德以將之特書往哲格言以贈翌歲再訪而月日不爽世謂湖俗尚文故欠質而視純汝信義崇篤則真影響語也與純汝處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其志

趣粹然以正真可與入道者也但所求助者非其人耳重以淹病垂死聲氣不續僅敷以大學及太極西銘而微辭與旨亦未盡喻其誤遠來者大矣可但爲讓抗慙丁哉純汝臨歸乞言其意肫摯而贈言仁者事也吾豈敢焉然亦可無一言以送之乎士之處岷巖者木石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羣絕世膠固克從先覺者切偲諮諏以廣厥業其弊多失之陋亦因無相觀而善往往半途而廢是爲離索者所宜識戒也固宜心爲嚴師而專精于聖經可以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靡足以得經之理誦習則有餘而措施則

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于目而不通于心究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于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珍而不能使之爲已有若是者何因而聞道哉信能鑽研名理體驗身心養之純守之篤則不被事物之所移習俗之所斂馴致於至德疑道是無待勝已警益何有於陋哉夫不安於小成然後可以成大器不誘於近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故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不如此便是自小自棄也純汝乎毋狃於小成毋屑於近利亟就遠者大者至於聖人而後吾事始了也已立而立人是爲與人爲善倡率一方之髦俊考論道德仁義之緒擴充其所爲明正學於一路則庶幾回醇返樸儒教大行復湖南風氣之舊純汝乎欽念哉

信菴集序 乙未

古人有言死而有三不朽曰德曰功曰言言必藉功德而立而功德亦藉乎言言不立功德亦安所托以寄其不朽哉然則三者備而後方可云久而不廢也不佞竊嘗存念乎世教人物用此三者歷選并世之君子惟故諭善信菴先生尹公其人乎公晚而策名歷事 英 正兩朝獨特清裁盡言不諱庶幾庸不

撓目不逃所以扶綱常而正名義者當匹美於古之
遺直直聲振朝爲婦孺輿儻所歆誦而觸忤權倖幾
陷大謬賴 正廟明聖回一生於萬死之中亦公之
所樹立使然也 正廟嘗臨筵歎曰尹某癸卯朝參
日所奏喚醒人耳目而不免久枳亦可見世道因之
簡在 聖心專畀公以教胥是所云須尋天下第一
等人者也公殫誠輔翼仰贊 純廟養正之功用基
三紀無爲之化是公之不自爲功而功在是矣公居
恒守身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所不
容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斯其所以爲公也

以故受遇巷之知終有裨於 宗國者乃爾豈無所
本而然哉是所謂先得吾身好吾君好天下國家亦
好者歟公天分絕異蚤自志學服習乎伯氏竹菴處
士師資乎黎湖溪湖兩賢而專務自得深造獨詣慥
慥乎內積忠信以先立其大者庶乎默而成之存乎
德行其發之爲文辭者皆守約踐實實有諸已之所
推而醇乎一出於真真有德者有言也嗚呼世運偏
陂滄桑百變滔滔是威怵利疚用能立腳得住者尠
矣公獨置身於標榜之外而挺然特立如大冬之寒
松以底俯仰無忤身名俱完苟非冲乎其不盈悠乎

其與逝畢其生而無累者其何以垂世致遠為 熙
朝之耿光哉不佞慕公最深且有朱陳親誼而形跡
攸拘未納床下一拜是為齋恨千古公嗣孫經烈汝
常甫屬不佞以弁卷之文是亦不可以已乎終不可
以無言則特舉其本之學問而歸重於名節以成三
不朽者而為之義諦然公意不在文文不期傳而傳
之以文者即公造道成德之載是焉耳願公諸一世
俾讀斯集者知有名實純粹之真士夫用揭今與後
之標準云爾

清德祠誌序

丙申

清德祠者即鎮安大君章懿公諱芳雨之廟而 朝
家取伯夷之清與太伯之德而錫號者也公以 太
祖胄子仕麗朝為大宗伯及戊辰威化之役公察其
為化家為國之幾挈家入鐵原山中壬申 太祖既
光膺寶籙公避于咸州之故里 太祖不欲枉其志
賜一區田宅俾終老焉嗚呼處冢嗣之尊當垂統之
始望望然去無與家國事者何哉公心知 定宗太
宗咸有聖德天與人歸如姬宗之王季文王遂為泰
伯之逃人祗知公無愧三讓之至德而不知其棄世
長往於肇勅之前晦身自靖於革除之後者無遜二

松之清也昔史遷嘗稱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而曰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夫泰伯採藥荆蠻保以爲飾其不倫甚矣而今茲稱述與伯夷班者豈無以哉朱子嘗云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而其弟仲雍寔與泰伯同歸則孔子又稱之曰身中清然則其跡差殊於伯夷其德亦何嘗不侔哉如公者是爲不從故不嗣而無所事于毀冠裂冕登山採薇如癡如瞽泯其形跡俾無得以稱焉詎非獨全其心表裏無憾者歟好名者能讓見賢者思齊公非有爲而爲而真性所發自符于二子者尤可異焉嗚呼公之遯固

夷伯之心天地之常經也 太祖之舉卽武王之心古今之通誼也然靡 聖父不能遂不奪之志靡賢子不能盡處變之道斯義也可謂并行而不悖也公歿四百年始受知于 正廟樹豐碑于墓隧 賜恩侑于家廟又嘗 教筵臣曰我朝之太伯仲雍卽讓寧孝寧而鎮安大君視兩寧尤爲卓絕予別有所表章之意而未遑也逮 純廟戊子 宣祠額曰清德承 正廟闡顯之遺志者靡有餘憾猗歟盛哉公嗣孫敏坤及後孫夏永哀輯公私文字名之曰清德祠誌俾不佞敘其事是非不佞之所及而不佞嘗服公

爲王氏之純臣 太祖之賢子卓然爲百世之師爲
公後承者克紹先烈盡忠盡孝無徒若餘人之聞風
而興起哉是爲序

士禮彙攷序 丁酉

禮之爲書難矣儀禮缺而不完禮記冗而無序禮無
全經而代各爲書靡所乎折衷及家禮作而禮在下
者定矣然其書中逸未經再修惟通解一部以經統
傳以傳釋經爲禮之大全然猶苦於體大罔究厥業
賴有黃楊兩賢克紹師志補完喪祭二編大綱小紀
詳法略則庶幾悉舉而苟欲極天地之變酌古今之

宜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厥中亦有俟乎
來者以後出者明也杜典鄭志該歷代之典禮而私
禮闕焉徐秦通考盡公私之常變而不及吾東吾東
禮教之盛如周禮之在魯上下制作彬彬乎可班三
古然散出於羣賢纂述者殆充棟而汗牛記識之難
熟講習之弗理學者之所爲病者也上舍咸君鎮泰
聖登蚤自守身皓首窮經又能專門三禮慥慥乎恭
儉莊敬之教嘗蒐輯羣書立綱分條先之以古經次
之以儀式百家辨說逐節收入細大不遺而擇之必
精執之有要洵天壤間不可少之書也名之曰士禮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七
彙攷附以王朝鄉學三禮而曰士禮者以篇目次第
之專宗家禮而家禮是士禮也卷爲二百編編禮以
來所創有者富矣哉其孰尙焉聖登秉齟齬焦思慮
窮老盡力用就此書其可傳也無疑然竊觀往哲著
述必有并世君子爲之流別而後可圖不朽陳澧之
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成而世無知者吳幼清評
之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後皆列之學宮斯書也
曾被老洲吳先生指引卒底于成按說亦經稟裁則
其所取重可但如二陳之於幼清哉噫禮本於天故
聖人裁之以天理此勅典庸禮必舉天而實之者也

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
三百三千咸從聖人胷中流出爲永世法所以別同
異明是非定親疎決嫌疑綱紀萬事雕琢六情者皆
承天道盡人性而因其所自然耳然人心之發有過
不及之差聖人抑其過而勉其所不及以造于中中
者禮也是以濂溪圖說以禮爲中不中則非禮故曰
禮所以制中也子思子論聖人中和之極致而贊其
優優之大則亦可見禮之爲中也冠而成人之道婚
而造端之則喪而情文備祭而誠敬盡皆中而已今
之舉四禮者不此之求而徒屑屑於儀章度數之微

其何以爲禮哉學者必敬以爲主戒懼而存天理慎
獨而防人欲大本旣立應物無差則自其語默動靜
而禮已行矣凡立有家之常體謹吉凶之大節者由
是而之焉何患其不得其中哉然則其不本之修身
而能善乎四禮者未之有也禮之弊久矣知斯義者
寥寥聖登獨苦之心其出於憂患世教之意乎旣卒
業將請序于老洲老洲遽捐函丈而聖登亦繼歿矣
聖登之季鎮嵩聖中亦邃於禮與共其編摩如大小
都梁之於四書條辨也以不佞亦嘗與聞緒論俾爲
文弁卷辭不獲已則特舉子思濂溪之訓俾讀是書

者得禮之本而知所用中慰逝者於無窮云爾

東山李公

秉泰

傳後序

戊戌

弘文館副提學東山李公秉泰卒後雪窓金公純澤
爲之傳雷淵南文清公爲傳後序用補其闕而余以
所聞猶恨其未該更爲之敘云公天性篤孝養親以
志父死於癘家貧不克備禭贈斂以時服公終身隱
痛痛自菲惡飢寒到骨而不恤母嘗饋以祭餼問其
所自出出而哇之爲平市郎騶直不入于家莅地部
捧稅穀例用剝米公不納曰詎可與曹吏分利乎及
爲陝川饗殮于官餘無所取值歲大饑盡捐餼廩以

賑之道伯巡部到邑設饌只具一魚幕裨視饕者驚
喝廚吏公招其人責之曰民方填壑救死不給吾則
飯蔬食食無魚食亦半糲以按使故供全魚爾是何
人敢云爾道伯立逐客謝之云方夏告旱公齋祓禱
雨雨隨下惟陝境普洽海印寺紅流洞巖瀑勝絕遊
者皆題名石面無完所寺僧服公蠲役無以報至渥
請鑱公名公嫌與人列書指截壁曰是其所宜而下
臨潑湫非人力所及奈何羣僧虔誠祭湫湫忽冰塞
始駕梯施功功訖而冰泮余曾停屐其下仰見公姓
名字畫宛如新鑄徘徊久之不忍去緇徒爲余道其

事甚悉公在官而服重制及歸解所受衷袍還陝人
陝人立生祠揭之公歿而祭余屢過嶺嶺人稱述公
語吃吃不休又聞公爲西邑及瓜脫所着衣輸官庫
還來時舊服邑例買馬資行吏以馬智公所公曰此
官馬非我物也仍不納富與麗朝之八馬碑匹美云
公廉貞出於真誠故其所孚感捷於影響是豈強勉
而致之哉世之訛公以矯飾者是不知誠者也誠者
無息不誠何能不貳操以終其身哉亦何能使人久
而不忘乃爾哉程子云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至誠
動天况人乎如公者亦庶幾能天而能人者也顧今

世趨靡靡各檢掃地稍自好者亦不可見况其誠者乎安得作公於九京喚醒人之迷魂哉想像清節凜然興慕追述逸事風切當世之君子

李忠莊公實記序

辛丑

故順興府使忠莊公李先生殉國垂四百年而凜凜有生氣可以薄日月抗秦嵩彌遠而彌彰者豈非以節與功并立於無止哉先生妙歲策名翱翔于金馬玉堂與成朴諸公左右廈氈應一世黼黻笙鏞之需事乃大謬退耕于野其膺興州之命則將以有爲也穿萬峽朝越中候問不絕用伸愛戴之血忱而

與錦城大君誓天矢心仗義興師傳檄遠近塞斷身竹兩嶺倡起山南忠義之士迎復上王再造宗國名正言順而事竟不成則天也當是時三相以扶社稷而死六臣以謀復辟而死烈焰燔空兩儀熙灼先生豈不知隻手之不可以爭天哉乘人之弊車者不以折轅而不救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而不拯惟盡在我之道詎可計成敗利鈍哉若是者欲以九牛一毛維天地而參三光是可驗英陵化育之盛而端廟之尊賢得報禮之重者乃爾也先生生丁鼎革自分一死逮其談笑刀鋸指叱鼎鑊湛九族

而不悔者以天理當然而然耳亦何有於身後之名哉然奕世愍忠之士莫不長歌短述痛哭流涕殆不能自遏是可見未死之人心也扶綱常於既墜激士風於靡然者卽先生之贊冷隱而乃所以自贊歟天運回環 端廟追正寶位是爲先生素志蘊結閱百劫而不泐者也未就於當世者竟成於三百年之久苟不固死事羣賢精忠上格其孰能與此哉夫復位之舉雖 肅廟之所義起而 復位之計寔權輿于先生向所云節與功并立者豈不然耶 元陵戊午特贈先生大冢宰 健陵辛亥又 賜諡忠莊與立

謹諸人配食于 莊寢之忠臣壇此方鐵諸子之所未獲於 建文者也 皇朝之壬午殉亂 本朝之丙丁死義同一氣數而克享一體祭祀神理人情兩無所憾者獨有先生諸人耳我 聖朝顯忠遂良用極崇報者度越千古於戲盛哉先生舉義同志之士死者致命遂志如赴樂地生者背北面東終身自靖而其名湮滅不稱不如雪菴和尚東湖樵夫之與方鐵同傳是爲所齎恨然傳不傳豈其心之所存哉先生富於文章所著述盡逸於炎劫一二斷爛亦可見全鳳之一羽也永川章甫哀菟公私文獻名之曰大

田實記大田者先生攸芋也先生徬孫遠欽問序于不佞不佞常慕先生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備述其事用戒爲人臣而販君賣國者

松軒權公實記序

本朝龍蛇之役國以再造者專賴士大夫之力而士之奮忠抗義立功紓亂多出於嶠南嶠南爲倭寇下陸首路縱之爲焚掠伏之爲巢穴千里無人烟卒能收討復之勳者海防則李忠武在陸則權忠毅居最而忠毅之族有松軒權公汝精亦能用敵王櫛保有方其功不已躋茲公世居迎日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義聞列鎮望風奔潰無敢設一矢向賊喟然歎曰生長昇平之世衣君食君而逢犬羊之亂詎忍爲苟活之計乎遂與親戚鄉隣首倡義旅雪涕諭衆曰效死報國人臣之職若勢窮力竭則死當爲義鬼遂傾家貲備戰具祭天行師敗賊于兄江與權忠毅合敗之于永川又敗之于西川及達峴與郭忘憂再祐會退賊于火旺山城復與權忠毅討賊于達城三戰三捷進兵八公山轉鬪至島山無不告功蓋以數百不教之民抗千萬慄悍之賊奚翅寸莖之敵千勻而有全勝而無挫衄者忠憤所激氣義自奮豈強弱衆

寡之可較哉竟能匡恢復疆 廟社光奠者寔由
皇朝之威靈 祖宗之聖神基命宥密確然不拔之
勢而抑有藉於培土氣結人心如子弟之衛父兄效
死勿去於乎盛哉公之祖先有以麗朝判事自靖於
鼎革之際者又有爲 莊陵殉節而坐謫于迎日者
公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者豈無所自而然哉夫
公之所樹立卓犖奇偉無讓乎并世羣彥而名湮滅
而不稱者以無爲之先後也然公祇知有國而不知
有身者卽以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耳名位之崇卑
闡揚之有無亦何與於公哉公後孫翌嘗從余遊示

公起兵時日記而謂序曰原記太半殘缺且無文獻
可徵願有述焉余嘉其真朴以無徵爲有徵遂力疾
而敘之且諗于翌曰人臣之志節莫大於忠義而緩
急國家之所時有也爲公後承者各自努力克紹先
休居則講忠敬出則思捍衛用盡內修外攘之道仰
報我 列聖深恩厚渥詎不爲一路之耿光而永有
辭於來世乎權氏乎其欽念哉

懷齋集序

古人有言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
何求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以故殞節苟合其宜

義夫豈吝其歿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生而臣道畢矣 本朝龍蛇之變天步艱難社稷丘墟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嗚呼尚忍言哉始倭奴之入寇也吾邦之狃安久矣猝見其封豕長蛇逞毒肆凶握節腹符者莫之與撓望風奔潰當時國勢岌岌乎殆哉於是乎義旅興焉慷慨奮忠躬嬰矢石卒能掃盪腥穢復我衽席君子謂 廟祏光奠金甌無缺者專賴皇朝之恩而雖微天兵 國有再造之理者以 祖宗聖神基命宥密已有所養士氣而定民志也於乎盛哉抗義紓亂者惟湖南居先有若趙重峯高霽峯

金健齋以身殉國尤爲卓絕而若其首事先倡激發一路義士之心者惟懷齋朴公光玉是已方高金兩賢之出師也朴公則病未從軍畱調兵糧功未就而身先殞公與兩賢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其死雖異其志則同詎可與兩賢者差殊觀哉方李洸兵之再潰也全省人心土崩瓦解公獨發憤和淚緘疏 行在聲道臣之罪薦引權元帥黜怯懦而用賢能一戰而報龍城之捷再戰而收津洲之績終成匡恢之基本是所云保睢陽以保江淮保江淮以保四海者也原始要終則朴公之功爲大而又有大

樵野先生集
焉昔漢人只知給餽餉不絕糧道爲蕭何之功而不
知舉淮陰之功朴公則具茲兩美而世無知者抑以
與兩賢不同其死歟箕微比干之行不同而同出於
至誠惻怛故聖人許以三仁况朴公規畫兵食盡瘁
成病以至於死死不忘國何必血膏原野然後謂死
於王事哉世之貳視於兩公者其亦不達於理也公
從事性理之學登剡薦宰百里而思菴朴文忠公許
公以文武全才用備王國之楨處臺閣則振譽謬之
聲試郡邑則興風草之化道不可行則克遂初服出
處語默無一不準於繩墨馴致竭身命以徇國歷夷

險而一節是豈無所本而然哉本之學問而究竟以
節義斯爲公始終條理也公種學績文文詞富贍而
因絕嗣靡所收載公從七代孫 菟輯斲爛附以
紀述合爲四編零金片羽尤足可珍亦何以多爲哉
公從 代孫蘭赫謁不佞以弁卷之文不佞嘗聞公
願慕河西之遺風而從遊于高峯思菴玉溪羣賢講
磨道義其所造就出於師友淵源之正縱微壬辰樹
立亦無愧爲一世之名儒學問爲氣節所掩而不有
氣節亦何以見學問之真哉力疾而副其願俾示湖
南學者庶乎聞風而興起焉

洪忠平公事蹟考序

忠平公事蹟考五編卽高麗忠臣靜軒洪先生實記而先生後孫秉喆氏所攬摭而成者也始先生以左僕射持被都省聞李資謙與拓俊京謀反犯闕卽夜縋城而入不離王左右資謙燒宮殿遷王南內先生捍衛王步至西華門當刃直前而死之及資謙敗錄報國勳贈太尉門下侍郎謚忠平君子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也夫君臣之分無所逃於霄壤之間斯義也如日月之麗于天夫人能知之然一遇邦命垂絕之會往往不識逆順之變能竭身命以殉

國經夷險而一節如先生之爲者歷選崇昔僅可以一二數况當是時先生癘疾退休非有偷生之責而臨亂慨然曰主辱臣死吾可自安冒危難而不顧蹈白刃其如歸苟非熊魚之判有定於素日之講磨者其何以與此哉昔人有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乃申蒯之斷臂弘演之納肝蕩陰之被矢侍中濺血青城之易服侍郎抱哭莫不氣激傾軛志堅化碧皜皜乎與秋霜烈日比潔也然如此者亦或取辨於一時意氣不專有素養之正若先生則所學者周公孔子所講者六經四書也由是而引君當道由是而樂育

譽髦亦由是而專對上國不辱君命用華變夷宣暢
人文將使道術明乎書風教成乎身經世淑民用垂
無窮而竟以身殉道先立其大者篤論者祇知先生
之爲純忠而不知純忠之所自者爲有本而如是也
苟究其體用之全則是亦大德中川流或擬之於崔
卓金鎮安甫鱗之倫者詎可謂知先生哉并時被禍
者數十人皆直犯熾怒之勢有非可免而免者乃先
生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者所謂赴君難忠也死王
事義也忠義以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格鬼神先生
豈非其人哉竊嘗謂以一身而任三綱五常之重者

勝國五百年惟有先生與圃隱鄭文忠公圃隱所就
固不可以一事蓋之然與先生爲始終條理爲王氏
結局重峯趙文烈公歷敘忠臣之統而至高麗則曰
得洪忠平鄭文忠二人又爲之詩歌詠其氣義之感
其欲死於忠而竟死於節者亦先生有以啓之也先
生後承蕃衍名德相禪而迄今舉一國閱閱不爲先
生所自出者幾希忠賢之垂裕後昆未有若斯之盛
者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豈不信哉秉喆氏既輯遺文
故事又述其年表仍形諸繪事所以微顯闡幽者無
復餘蘊是書之成可以勸萬世爲人臣者非直爲一

家之文獻於乎休哉原編已鈔梓于軍威秉詰氏胤
子祖燮與嶺中宗人宅秀範九謀及諸宗徵序于直
弼曰以子之爲先祖傍裔與彌甥也直弼曰不佞曷
敢當茲役第嘗紬閱麗乘誦服先生德業風烈久矣
亦何敢讓遂力疾泚筆用敘高山景行之慕云爾

三隱合稿序

麗氏之季多守義成名之士以隱爲號者爲十人而
田氏兄弟居其三焉桎隱諱祿生值玄陵之世逆臣
李仁任議迎元使背貳 皇明圃隱鄭文忠公潘南
朴文正公共爭其不可桎隱率諫官李詹抗疏請誅

仁任同被淫刑以死桎隱仲氏耒隱諱貴生見王朝
屋社與杜門洞諸子各言其志耒隱曰深入於山畊
者誰知遂逃入絕海耒隱季氏文元公諱祖生以學
問顯際遇忠惠王至托二王子而期以霍葛淥泣受
命朝服盡濕及忠定王遜位從王江華而托耕于隱
三隱者齊名并美不翅若賈門三虎王氏三珠噫并
世諸隱或輕性命而殉國或忘身世而自靖是所云
殷之三仁同出於至誠惻怛而全其心之德者也桎
隱耕隱殉忠麗世耒隱色舉 本朝是爲易地則皆
然也蓋革代之際忠臣烈士成仁取義者未易一二

言而或當死生患難不奪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并著立身處心不無遺議然論人當觀其大節大節既立其餘曷足較哉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君子若三隱者庶幾近之又有節孝公漢老松潭公有秋性菴公佐命晦亭公子壽出處雖殊而咸稱名德田氏之門一何多賢也卽所云各得其本心而同謂之仁者歟埜隱耕隱二稿之行久矣三隱後承方謀合三稿而一之如古之聯珠花萼問序于不佞不佞老閣鉛槧而

竊有感於名行風節力疾而書之用附微顯闡幽之義云爾

權忠壯公實記序 辛亥

吾東兵燹之懼莫酷乎龍蛇之變當是時都元帥權公戰於陸統制使李公戰於海功俱爲最國史載之然李公少從武選洞貫穰苴孫武握奇諸書其臨機制勝固有所蓄積也權公相門子繩墨是遵經術是崇晚通朝籍人亦惟黼黻弘猷是期一朝臨大亂神智叅發批亢擣虛動合機宐卒成不世之勳嗚呼自古國家危亡之會天不欲遂顛覆之必生文武全才

已亂之人以儲其用使之撥亂而反之正周之吉甫
晉之杜預唐之畢誠宋之宗汝霖虞允文是已若我
朝島夷之猖獗也長驅入寇三京失守 皇輿敗績
車駕西狩清川以東蓋非復吾有况穴據都城游騎
彌郊坻虺盤蚓結莫可掀撼而公以南徼一刺史號
召義旅北首勤王倡創殘飢靡之餘兵革朽鈍徒以
忠義相感激一進而有熊峙之捷再進而奏幸州之
績賊含憤肆毒矢死一逞而竟不可得則遂捐京城
而走鍾簾不移國以中恢於是權元帥以善用兵聞
天下是所云武夫奪其氣儒者奠京師者也不佞嘗

家居上游挈舟至幸州求觀公壁壘遺墟岡阜陂池
若儲胥然峭壁削立若劔戟之簇攢想見公勵氣巡
師威勇燁燁輒彷徨歎息而不能去者久之今其後
人博考史乘採諸名公文人之言彙爲公實記以不
佞爲公彌甥使爲文而弁其首嗚呼公之勳庸顛末
豈待讀此書而盡得之嚮所彷徨歎息求觀於幸州
者纔十之一二耳然公前後當倭奴鑿於禿城設奇
而禡其魄還於稷山而脫其距倚於島山而落其角
所在樹立無不可銘彝紀常而論者特以熊峙幸州
爲稱首者豈非以時勢之難而關係爲尤大也歟余

於此重有感焉李公閑山鳴洋之勤與公并時而中
羅文網旋卽死綏莫究厥用而公則削平禍亂揄佚
桑榆以天年終哀榮備至其幸不幸何如也而顧近
世鮮究往牒或有以水陸成績差殊觀者何哉然二
公之名焜耀寰宇輿僂婦孺誦而傳之至今凜凜有
生氣蓋二公之不同於前者暫身而所以同於後者
將無窮已又何有幸不幸也古人有云讀武侯出師
表而不流涕者是無人心者也余亦謂讀公實記而
有不感發而興立者烝民首章之義泯矣

蘭菊齋遺稿序

不佞曾讀小戴儒行篇有以知儒無古今惟觀其志
與行如何耳及閱蘭菊齋李公遺編行錄又乃慨然
興歎夫以我東華右文崇儒之盛而諸老先生闡明
開發道術獨不爲天下裂祖孔禰朱若斯其彬彬而
猶不無門戶之歧聞行之殊往往有篤行高識潛藏
晦養而窮約艱貞沒世而不著稱者夫以公師友之
講習行治之醇樸禮律之謹嚴方之近世羣儒亦已
孟晉而優入特以聲聞稍遠於京洛志意不屑乎吹
噓其介如石用自存身然觀其窮格則條痕掌血尤
見其精密論其踐述則虎尾春冰益臻其謹畏求之

一路善士略辭倫比卽其咬唾之餘彌見其難及竿牘諸篇蘊奧畢顯造詣地步當在於善信之間庶幾安時處順不曠不昧者也并世而不一識豈非畱恨平生哉不佞癯朽龍鍾益不堪爲人文字而公之孫奎鉉請公并卷之托相守時月務積苦血有靡敢終辭者誠以發潛闡幽其責在人而若公之見理深切制行真篤寔無愧於儒行所云則後世之子雲堯夫必有誦讀知人而論公之世者稿凡四編質慤精深尤在於書牘惜乎及門者不多而所叩發者猶簡也公專於內修故不遑修辭修辭立誠爲實修業處而乃所願在茲則以文藝而輕重公者詎非淺之爲知哉讀斯集者不可以不知斯義也

悅菴集序

甲午

士之守身如室女之處閨跬步不可踰閑苟可踰也其異乎塗澤而倚市門者幾希以故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遵晦物表介然離俗枯死嵯巖不見知而不悔乃爲能守其身以余觀之若悅菴夏處士時贊其無愧於是歟處士世居達城之晚村蚤悅聖賢之學從宋心齋李鏡湖兩賢遊與聞各理晚擬畢命松楸築丙舍而處焉卽所云獨茂巖樓也真心萬緣不

出山局享年七十九而終處士身以介子無嗣臨終遺書姪孫俾之體耐于墓神耐于廟祭止兄孫措置後事鑿鑿中禮如素日之持守生死豈二揆哉不佞常恨并世而不識其面及覲達府要處士一顧處士引不入偃室之義而辭焉彌服其自重不以不既觀爲憾也處士常恥聲譽屢避方伯薦引有欲舉劔而嫌其名同先諱要亟改者處士曰禮孤子不改名遂辭其軌於正義乃爾苟不固不夏所守者亦何能與此哉士之回面汚行不知失身之爲辱者視處士之爲能不顏厚忸怩乎處士從孫正益正昌抱公遺藁

千里入京師要一言弁卷知其聲氣之感不可以親踈限也顧此竅見徒能薄觀其外而未窺閫域祇用影響語潦率應副亦曷足以輕重處士哉且修辭須要立誠立誠而可處是實居業論處士以修辭精粗者淺之知處士者也以故特舉其守身大致而告之曰無所求有素守如悅菴處士方許其爲守經之士也

讀書要訣序

晦菴夫子始述讀書之要尊聖賢之成訓嚴學者之階級石潭先生續撰擊蒙要訣讀書章常教理義浸

灌靡時間斷斯已至矣而修齋宋公又編讀書要訣
首揭以圖歷舉爲學之道讀書之本若法若序靡一
不該以黃文肅公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爲其節
度綱領既舉條目斯張博之盡萬物之理約之宗一
心之妙立志之大則復其性而參天地體驗之實則
修諸已而安百姓體用兼而等級密病於博者可得
反約之術寡於聞者可知講學之端由是而之焉則
爲聖爲賢其猶視掌是爲公所嘗雅言無容改評者
也蓋學問之道惟知與行二者如輪翼之不可偏廢
論輕重則固知輕而行重然若究知行全體乾雖資

始坤不能成物寔無貴乎資始而亦未有不資始而
能成物者推斯義也恐不可分輕重以故讀書研理
爲爲學之第一義諦而吾東儒學之弊癩矣狃於言
詮而懶於知新原始發頭孰不要博約齊造而所謂
博文終是踈略往往雇耳傭目無所定準此要訣之
所由作也學者信能一此爲度循序致精浸涵之不
足又游泳之溫燖之不足又濃郁之咀嚼之不足又
厭飫之融而通之會其有極則自應心與理一馴致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亦豈舍是而能之哉此修齋
公所厚望于後學者也於戲同春先生稟明道之資

彰紫陽之學天德王道靡所不備公迺溯家學淵源
蚤自樹立未弱冠用述斯編卽因春翁所從事而寫
成者也亦可謂公家之單傳密付詎但闡朱李兩賢
妙道精義之蘊哉公之孫正熙文吾常要不佞爲弁
卷之文不佞亦曾奉教于公而荒頽垂死竟未聞道
媿無以藉手拜公願將餘日克踐惠訓因之警策文
吾壹遵成法用盡繼述之義云爾

性堂集序

士有二道出與處已矣出則有爲處則有守守莫大
於守身而守身亦有時措之宜焉嗚呼 皇朝之社

旣屋乾坤毀矣冠履倒置腥臊并御中州士大夫安
常習故不復識忍痛含冤之義搏頰虜庭恬然不以
爲恥從而爲辭曰彼雖夷狄重道而崇儒則君子亦
可以仕矣彼竊唐虞三代所傳之神器夷其禮樂薙
其遺黎變其風而易其俗曰我重先聖之道則是矯
誣僭猾厥罪彌天莫逃於麟經之誅安有君子虛拘
而辱身泯華夷之大防哉獨吾東人士羞爲清人陪
臣往往有抗義自靖者是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近
故性堂處士鄭公居其一焉公自髫鬣聞丙丁事慨
然曰吾不忍爲建虜之民遂矢志自廢終身空室蓬

戶糟糠不厭至妻子餓死而猶不悔與人論北伐談
兵事聲氣激烈腔血如沸發諸聲詩者皆是東海之
蹈西臺之哭可備風泉之亂者也其能以一身而任
大經卓然自立於顛波之中者斯已奇矣而又能慮
湖海之變見幾而作遵晦巖超然於崑岡之炎苟
非明理知微亦何以與此哉公讀書懷獨行君子之
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之齟齬極矣禍焰剝床幾不
能免值 健陵明聖拔坑坎而奠衽席必欲進用敦
遣不已而終未拔介石之志卽所謂非伏其身而不
見非閉其言而不出非藏其知而不發以時然耳此

其所以爲公歟不如此何以爲 有明遺民哉夫身
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故曰大人否亨不
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如公者畢生秉義至死不顧
亦可謂身道俱亨豈不是志可則而進退合道者歟
公爲學專於內養不事著述述亦不屑修辭且散佚
殆盡存者未足爲全鼎之一臠耳詩多膾炙人口三
山齋金公評之以清水芙蓉卽其藝而驗性情之正
也公之孫浩乾浩坤印公遺文而其第三婿胤子金
博淵惟誠甫整釐爲若干卷徵序于不佞不佞自童
中誦義無窮靡敢以癯病辭遂援筆而敘之如右使

人知天壤間有尊攘之大義亦可以藉手而見往哲
知德者尚有取焉爾

任明老慈夫人洪氏七十歲壽序 壬子

河南老子雅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
張樂朱子載其說於小學近思垂教後世蓋其自爲
也如此則事親也接人也何獨不然然而朱子嘗有
壽母生朝之詞矣嘗有卓夫人生朝之詞矣亦嘗有
賀高倅生朝之詞矣然則是其置酒以爲樂可知也
陳安卿濳疑之舉程子之訓而問之則答曰吾力量
不足未免放過耳然且有不得已者存其情各不同

也其意亦可見矣任君憲晦明老貽書於余曰父母
晬甲獻壽飾喜人子所不容已也昔先子回甲牢守
程子之訓而莫之許偏聞回甲以在先子喪中亦莫
之行今也則家親年準七耄喜懼之至尤不自己將
以設斝之辰設小酌做涑水家儀上宜家之祝速父
老故舊以共歡娛願先生寵錫序引用賁荒寒也余
不辭而言曰君子之於生朝也念顧復之恩切風樹
之慟聞樂而不樂食旨而不甘故不爲之讌者天理
之自然也孝子之於爲親也遇是日不可昧然而已
則宰畜醕醢獻壽秩然賓旣醉止式歌且舞亦人道

之當然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者也故程子之雅
言也如彼而朱子之庸行也如此然則先公疇昔之
牢拒明老今日之飾喜可謂兩得之矣又况明老之
慈夫人在家也父母曰孝于歸也尊章曰善事事夫
子而夫子曰甚宜推之娣姒宗族皆曰古之女士其
閨範之孚於人有如此者喜施而恤窮隱惡而揚善
蟲蟻微物不忍殺傷醞釀祥和既壽且康其仁心之
感於天有如此者明老從余游讀洛閩之書而謝絕
功令夫人悅而順之其見識之超詣不讓於和靖之
母矣安貧固窮義方是教而於富貴利達泊然無歎

豔之意則祝夫人竈陞不煬而勉子以無疆之道義
勵子以堅剛之峻節者未知其孰爲伯仲也明老學
道十年而不志於穀高標雅操竹君而石友也是其
資稟學問有大過人者而芝根醴源亦不可誣矣於
是乎力疾而書之用備慈孝兩盡之義諦云爾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記

鹽池記 丁丑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相通無所礙而不流即其
 陰化淖濡密潤暗施隨科之大小而盈焉而其性之
 寒則天下之水同故水無有不寒然而有溫泉焉不
 爨自沸熱若焦燃爛毛而淪卵煮絹而濯鮮豈合水
 火之德而然歟然非水性之真也其為味也海鹹而
 河淡源泉之水尤清冽皎潔萍旨醴甘冰凝鏡澈因
 地勢之上下而其味別焉是亦水之性也然劍南西

川鹽出於井大同橫野鹽出於池又有永康臨邛之
鹽井并州西夏之鹽池不勞煮波而成之自然此曷
故焉潤下作鹹水之理也天以火爲用地以水爲用
故經火之水其味必鹹是乃因濕爲烈而致然者也
火焦則液水深則溫卽坎離之理故火在水中魚性
屬火水在火中鑑月取水是以天下之水入于海者
融湯上下達乎三陽之火故其味鹹比諸人則水穀
之汁化液升降而經三焦之陽故其流下者亦鹹也
以故煮海爲鹽爲國大寶是則理之常也井池之水
亦具鹵性煮則爲塩不煮亦和百味挹不損而取不

渴玄德之所潛盛靈液之所潛滋莫詰其端由詎非
理外之理哉郭景純達理之士尙云爛然漢明晃爾
霞赤望之雲蒸卽之雪積其所以贊美鹽池者如此
豈謂以景純而爲駕虛之語以張大其事乎吾東蓋
有鹽井云而不知在何處關西一士宣川人聞在五
臺山中由楊口葛嶺入微逕中斷無從認取躡巉巖
披蒙茸遍尋嶺東西風餐露宿歷幾晝夜而達焉有
十數家依山成聚籬落蕭疎客自驚疑村人見客至
亦驚怪不聞所從來久而後迎接自云挈妻孥相先
後來一入絕境不復出焉來時抱犢養成大牛烈山

而焚之勤力蓄畬積粟以自活秋熟靡稅冬至無糶
閱歲年絕無外人至者不知山外更有何事因相與
昏嫁復一朱陳村也客問何從取鹽居人指山間匯
澤而曰是爲鹽池也配幽菽以爲醬酌沈菜以爲饌
客呀曰是爲鹽池村也臨池而觀池上石壁矗立千
仞下臨不測水由地中行達于東海海水亦往來若
潮汐然故其味鹹客嘗之其味醜如鹽卽所謂齷也
就鹽池而環視亦有開朗平曠可以卜築者不直見
在村落爲可居也客樂而忘歸歸時留後期將爲全
家之隱居人送至山門曰莫爲世人道也縱令其人

再往亦難必其不迷也凡巉巖隱遯之士長往而不
返者殆若與世相忘無所干涉而終不能隔斷者牽
於生理耳飯蔬水飲亦可以聊生而無鹽則不可爲
食無食則無生旣不能蟬腹龜腸又不能木食澗飲
則盪其可無哉苟能卽鹽泉以爲隣雖在窮山絕峽
不通人烟之地採山釣水可以調味豈復有外慕哉
昔桃源順昌之士咸宅幽勢阻安知不賴是以爲生
乎鹽之出或在于井或在于池池與井皆卽鹵地則
宜也乃在于靈巖崇丘丹梯青壁之間者是又何理
哉所以俾抱朴含真之士高謝人寰蕭然成凌霞之

舉耶塞兌息影不出戶庭卽余之所永矢而城市囂
塵使人心昏每嘆身世之拙如杜少陵北征末句語
會當登五臺酌鹽泉仍畢生于其間玩心研理益究
水性之所以然先述所聞用識吾志

嚴戶長

旌閭記

丁丑

烈士赴難知死而不知生忠臣殉國見義而不見利
怵於威福者爲德不卒疚於利祿者爲忠不誠要須
矢節於無望之地盡分於不報之所然後方可爲無
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者卽義之至耳從古成仁之
士苟能以節義而包事功則此之謂兩美必合豈不

賢於徒死已矣哉昔楊髡之役唐玉潛林景熙兩義
士躬拾寒瓊自築珠丘闖賊之變孫繁祉白紳羣義
士盡捐家貲用完山陵不俾珠襦玉匣暴露於草莽
蘭亭之冬青依舊鹿岡之柏城不改是爲遺民之自
獻于先王者也朱子曰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
常禮爲輕是固然矣旣不能開己屋之社而延邦命
於長絕則毋寧收髑髏於墮地鳧鴈不成埃螻蟻不
敢穴形骸藏而神靈安則厥功誠韙矣吾東 莊
光之世寧越戶長嚴公與道斂葬 玉體於乾坤震
盪之中閱三百年而 喬山之劒烏無恙逮 肅宗

戊寅卽其地而封之曰 莊陵莊陵之復雖出於出
尋常之 盛舉而微公屬裨而安之因山而藏之則
端廟一杯土無因而存崇岡 象設其將何所施乎
嗚呼若公者豈非所謂以節義包事功者耶當時爲
上王死者三十有一人咸 王室之懿親也 顧命
之大臣也讀書知義理之學士大夫也家國共休戚
臣主同存亡則其死固也若至嚴公卽下邑之一小
吏耳食君之食者死君之事而公平生不霑寸祿敦
詩禮者明熊魚之取舍而公所事不過刀筆卽不忍
其禍炎之烈而無所於歸仁惻所發氣義自奮忘九

族而爲之畢竟無死亦幸而免也卽其置身於利害
禍福之外而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耳詩云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詎不信哉嗚呼同時之死於忠者固衆
矣而戮力以當大事爲永世安固久遠之圖者惟嚴
戶長一人而已有若萃三十一人之忠于公之一身
以畢其義以盡其節三十一人爲花爲葉而公則爲
實假使作羣賢于九京雖爲公執鞭而不辭於是乎
萬世之爲君臣者定矣嗚呼豈不盛哉 復陵日
特贈公工曹佐郎 英宗癸亥加 贈工曹叅議戊
寅以 復陵周甲又 贈工曹叅判始并侑于越之

彰節書院暨忠臣壇又專享于蔚山之圓岡祠而
旌其間曰忠臣之門則丙午歲也方設綽楔于越時
舊宅里無傳者將樹于府治忽有虹起蜿蜒向
外而止就其所止而門焉嗚呼異哉抑公精神奕奕
在 仙寢松栢間左右 陟降隨所感而應耶卽公
百死丹心閱百劫而不化其將與華山錦水同其悠
久耶嗚呼當其竊負 梓宮卽夜而墮也已不有其
身豈知有 復位又豈知有烏頭赤脚用煥其門閭
乎然則 列朝崇報雖靡有餘憾自公而觀不啻太
虛浮雲是曷足以重輕公哉嗚呼泰山鴻毛無所較

於中故所欲所惡無所爲而爲此所以爲嚴戶長而
無愧爲 莊陵臣也歟公之雲孫碩憲世守圓岡祠
者也千里入京師謁余以述旌之文謹書所相感者
用勸爲人臣而盡於義者

原記爲公後孫碩憲而述者已有年矣歲庚辰隨
家君越州任所訪清冷浦子規樓心境相觸自不
覺飲泣吞聲亦不知何爲其然也及過 莊陵寢
園肅清松栢蕭森 珠丘象設儼臨于其上仰瞻
岡巒周遭體勢尊嚴若有百靈拱護真 聖人之
葬也抑天作高山以有待也歟嗚呼繫誰之功也

苟非嚴公效事于 終事者豈有是哉豈有是哉
卽斯地想斯人尋厥遺墟而無存者惟丹門巋然
於 仙寢之外有旌忠碑閣而戢之卽閣而施緯
楔焉有祠在北名彰節有墓在南名八谿祠墓俱
密邇 園陵林樾交蔭雲烟互接剡剡揚靈御
龍駕載霓旌翱遊于蓬嶽錦水之間卽神理之所
必然公之盡忠竭誠感天地而格神祇者於是焉
靡有遺憾矣每憑故紙想像當日事猶不堪撫卷
興懷繼之以屢唏况痛心在目乎過茲土而不下
淚者是真無人心者也嗚呼是孰使之然哉適會

公 旌閣告圯用圖厥新尸事者謀揭記文追識
數行于下方

太學生尹公遺墟記 戊寅

直國都之南有山曰木覓穹然而崇爲京邑之顏或
稱以終南者借名於長安也南山一支西迤而北爲
紫閣峯又東北爲獨松亭介于兩間而闢小洞府焉
卽故太學生尹公志述老彭攸宅也公卜居數世有
亭曰拱北以其地之朝于 紫宸而名仍自號北亭
亭之上有萬松森列參天倚雲矯矯鬱鬱於嚴霜積
雪之中左右層巖巨石峭峙而騰蹕其上鏤尤翁筆

磨滅而不記猶餘鳳汀二大字宛留壁面余爲宅茲山之趾距北亭遺墟數幬而近每春秋暇日步履屢及巖居川觀無復可尋而尙有頽垣破礎埋沒於荆榛挹晚翠則想大冬獨秀之姿攀攢碧則想千仞壁立之節若有奕奕精神存乎其間低回久之不能去嘗聞公之考司禦公有所憂者三家臨大麓易致崩壓也性喜乘驟易致蹄齧也獨子而好士論也公竟以士論被士禍其所以慮患者不幸而有中矣公首斥尼尹背師之罪以扶斯文次論君臣服制以正邦禮又請祠董養何蕃陳東歐陽澈以激厲士氣斯事

也固足以不朽而至若庚子捲堂所懷則辭嚴而理正義精而仁熟其所謂先王先后受祖宗付托之重傳序於殿下爲社稷生民之主則殿下之不敢復有私親云者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人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而公則置身於禍福之外視刀鋸鼎鑊如無物朱先生所謂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有大困危有致命遂志而已者非公之謂歟嗚呼人皆有一死而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如公之死磊磊落落明白而正大以尺紙寸管用能扶天經立人紀爲天下萬世法時年未三十耳一

何壯哉國家養士三百年乃得公一人一人之死關
世教汗隆其功大矣哉當是時世皆以諱親爲義緘
朝野之口而無一人敢言苟無公者來世篤論之士
豈可曰國有人乎如公者可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者
耶過涉滅頂凶無咎者耶公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
而挑危禍陷極刑以罹父母之憾或云得於忠而失
於孝愚則以爲忠孝一致也苟非然者聖人何以云
戰陣無勇非孝乎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斯
豈非孝之大者乎然則司禦公所以憂公者卽成就
一箇是要其歸則可喜而不可憂也嗚呼南嶽之號

壇扶輿磅礴而鬱積者卽其淑靈和清之氣不專鍾
於松栢巖石而乃鍾於人得公而宅其址所樹立如
此鳩名卓節與茲山爭高抑將爲茲山之靈同天地
悠久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於公云

看羊島記

我之北鄙接壤于胡限以一帶水厥初爲肅慎氏之
國降而爲挹婁靺鞨渤海間又入于北匈奴東女真
以故金人幽宋徽欽二君于會寧之雲頭山卽所謂
五國城也二君死而葬焉至今號爲皇帝塚徽欽不
類不辟稔禍速亂國破而不能殉社身爲俘虜舉族

蒙塵而覲然不知爲恥以堂堂萬乘之尊相率而拜
犬豕至於易服行酒而不辭重爲天下僂笑雖閱千
劫垢彌甚耳曾狗彘之不食而髑髏猶歸于土亦幸
也厥土屬于我國則適足以污却乾淨之地斯不亦
可羞乎自會寧而南至鏡城府之漁郎社有五湖焉
飛鴻湖乃其一也湖北臨滄海延袤四十里大麓迤
入于其中而爲嶼苦寒無人居世傳謂蘇武牧羝之
地故名之曰看羊島換漢書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
飲食大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此其所也

其後漢使者詭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係帛
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驚謝而還之飛鴻之名其以
是歟不曰某所而曰澤中者以湖而云爾歟苟其然
者其爲蘇典屬杖節牧羊之所也審矣嗚呼蘇公非
以儒學進者固未始敦詩說禮以講君臣之大義而
自秉天彝以立人極出萬死不顧一生全節於十九
年之久其視奮一時意氣而慷慨殺身者豈不尤難
哉真所謂無求生以害仁非直不辱君命而已子思
子云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公實有焉豈
不重可休哉每讀本傳激昂興慕九京可作雖爲之

執鞭而不辭今聞看羊飛鴻各實相符想像其掘野
鼠食草實况若足斯境目斯事慨然以相感嗚呼茲
土之歸吾邦詎不爲左海之耿光乎抑我邦以君子
之居而爲忠賢著節之所乎昔秦伯仲雍竄于荆蠻
而荆蠻之地得二子而開荒人文宣朗班乎中華關
北之化左袵爲衣冠其亦蘇公有以啓之歟斯已奇
矣哉洪皓朱弁冒鋒鏑斧鑕之威臨不測之虜而矢
死不屈卒不自污完璧而歸是則聞蘇公之風而作
者歟然而以徽欽爲君臣主不克俱榮時命不違哀
哉嗚呼宋主漢臣同其僇辱存乎一域而或糞穢於

拋地或日星於麗天是孰使之然乎豈人之愛憎爾
殊哉卽善惡之所受報者不同耳爲人君父而不知
國亾君死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
成仁取義之道者必陷死罪之名嗚呼可不戒哉

遊道峯記

己卯夏澄岳丈人移藹軸于鍾山余造就而請道峯
之遊丈人謂我是野外間漢可以真率爲也及秋夏
證前約丈人折簡相期于小青門外蒼松白沙之間
是日重陽之翌也葍飯而作出郭而俟于途旅俄而
丈人至尺驢短僕行色極清楚立路次敘寒暄相將

而行飄飄有凌雲之想遊神於萬丈峯頭矣至汶村
丈人少憩于店因道子岡來拜時說話歎不與之偕
非直少一之爲可恨也望蘆原問丈人舊隱丈人指
阿那而曰村中立鴨脚樹者是已延佇者良久時巖
霜夜零游氛淨盡天益高氣益清若萬象俱空余曰
卽此光景真所謂秋殺盡見丈人曰唯至道峯洞口
班荆而坐楓林凋傷巖徑蕭條臨流敘話移晷而入
書院登枕流堂之霽月樓少休拜廟仍訪昭曠亭亭
在西麓陡絕處尋壑渡溪而至直亭之北穹巖層瀑
匯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時水落石

出泉聲鏗鏘如鳴珮環幽幽然似大似細丈人曰山
水有清音古人詩意儘然仍云往哲以川流喻道體
亦善形容余爲誦晦翁觀瀾詞以道意已而暮色蒼
然洞天向暝四顧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絕不
可以久留也丈人先起沿澗而上以溯水源余亦隨
之翠樹碧蔓蒙絡繆轉而亂石堆疊塞斷川流尤菴
同春谷雲諸賢銀鉤之蜿蜒石面者亦不知所在儘
乎高岸深谷賀遷無常也因登光風堂堂之南有樓
樓傍有藏書閣面勢圓淨窈窕而寬敞自成體局爲
一洞勝觀也少焉月華上欄入夜益晃朗仰視玉宇

崢嶸寥廓兩儀同靜萬籟俱寂有未判鴻濛底意思
悠悠乎如憑灝氣而莫測其涯埃洋洋乎如參造物
而不知其所窮形超神越若將與萬化冥契丈人要
余誦書余誦伊川易傳序喘急而止丈人爲舉其中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句語諷詠不已仍誦鄒經牛
山熊魚二章聲氣舒緩高下有韻折令人竦聽用當
韶護朱先生晚年每與學者講此章丈人之特舉斯
兩者其亦衰世之意也夜將分止宿樓下房室有四
五儒生爲帖括役者讀經書於隣房而講聲繁促殆
不堪聽余曰苟革科舉則先從明經科變了丈人以

爲然天明而作復上樓招功令生閱書閣出兩先生
文集讀靜菴經筵諸啓無一句支辭蔓語不蹈襲洛
建名理一出於已而亦粹然忠愛溢發非苟爲觀美
也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轉及九翁看書雜錄丈人
云昔年與閔元履來共讀朱文戊午讜議王梅溪文
集兩序余爲之拈出而讀之用追山中故事因下樓
出洞門丈人三十年而後至余亦二十年而至而立
壑巖瀑若經浩劫無復舊觀山水固無情者而不歷
一世變幻乃爾况大化縱滾之中其生若浮者乎然
磷峒之勢冷潛之響尙可與耳目謀悠然而虛淵然

而靜者亦可與心神會是則不隨地而化千歲而一
致也且是年卽趙先生殉道之歲也感甲子之復迴
歎微言之莫紹是行也豈專爲泓淸樽俎役哉竊附
高山景行之慕云爾

遊水落山記

澄岳丈人嘗云清節祠前水石之勝勝似道峯自道
峯隨丈人尋清節祠祠在水落山下西溪之上有亭
翼然臨于其間憑欄少憩入祠庭而拜升堂而審厥
像卽頭陔形也削髮而存髯亦可異焉余謂金密菴
之不拜固也然當從農巖而拜仍誦昔年經過時詩

愧君頭上不存毛之句丈人以爲然祠僕進審院錄
余問題名當否丈人謂不必書遂不書其微意可知
也更憩于亭上下亭而倚巖臨澗丹崖翠壁清泉白
石無一不可意者而其流若織文其響若彈琴風動
山頂韻動陵谷視之旣靜其聽始遠尤與秋容相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使人樂而忘返也舊有澄潭
黛蓄膏渟沈沈無聲值大水爲亂石塞破壞了一區
形勝是爲欠事且當局峭嶮狹隘水源亦淺短此固
少遜於道峯也不論其大小偏正祇論體勢則果勝
於道峯丈人之評眞善觀也直洞門之西有山傑然

特立勢若來朝卽所謂萬丈峯也其淑靈清淑之氣
扶輿磅礴委積於兩間者他山之所不能得而若專
屬於茲區參我八案以極萬類譬諸人則卓犖魁奇
獨立於萬物之表者也余指點曰此所云壁立千仞
士生末路當認取此氣節不然則怵迫而倒東墜西
失身乃已因言生六臣不下於死六臣丈人曰當日
自靖之道生者難於死者嗚呼斯其爲金悅卿也歟
斯翁早得盛名至以五歲童子爲通國之所知苟不
毀冠裂冕固克守身遠害托跡空門所以自靖獻于
英隲者也不降志不辱身如殷夷齊身中清廢中權

如吳伯仲伯仲夷齊合爲一人人極旣立天綱不墜
生六臣中斯翁爲尤難也嗚呼金悅卿人中之萬丈
峯萬丈峯山中之金悅卿氣節相參當與天壤俱弊
也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苟使茲區不遇斯翁則卽此
寥廓泓渟蕪沒於空山草樹之中矣中間被匪人所
占雲林泉石若被汚蠛幾使盛跡鬱堙是爲茲山之
羞然水落一區依舊屬梅月翁爲主則疇敢干乎其
間哉時適有過僧盛說金流玉流諸勝距此爲數十
里直欲隨飛錫往賞而限于日力相將出洞留約山
中爲異日了債之資云

長馨竹林書院重修記 己卯

維嶠南長馨縣之竹林祠卽文正公尤菴宋先生妥靈之所也 肅廟乙卯先生自德源移配于馨而棘籬焉馬山村乃其地也已未移棘于巨濟此先生所云自南而又南者也歲乙酉馨之人士建祠于馬山之西東岳之下名之曰竹林書院距己未爲二十有七年也爲歲旣久院廡圯至 當宁戊辰院儒吳喜采等與一鄉儒林捐財鳩工改而新之不踰月而告訖願者完隘者闢煥乎有輪奐之美而邑之章甫咸奔走瞻謁翕然起感慕之心走喜采百里入東京請

識厥事又千里入京師而申之直弼辭不獲乃進而告之曰嗚呼先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達之天下天下之人當知愛敬况吾東土乎一時杖屨之芬芳猶存尸祝而况五載邈荒之地乎卽其流風餘韻蕩然被於嶺海之間耘夫紅女尚知其仰止而况淵源所漸之諸賢乎今諸賢之竭蹶宣力如子弟之趨父兄宐哉凡衿紳之爲先賢表獎崇飾者固將以伸尊尚之誠振揚風聲扶植名教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然或有懋其實而爲之者或有慕其名而爲之者又或有倣其跡而爲之者理義充諸中思有以喻

諸人因之表厥祠院則是懋其實者也徒想其美而不有諸己姑整釐其宮室表章其事實是慕其名者也飾之於祠屋藻視而忘詩書禮樂之源紛然於文具云爲而離仁義忠信之本是做其跡者也今諸賢之爲之也其出於懋實乎慕名乎抑出於做跡乎太上未易言諸賢之意莫無在於其次乎然慕其名者將以服其實也直弼爲院儒道得其實可乎噫先生道德文章之盛事功樹立之正銘彝鼎播聲詩以垂耀于無垠未可一言而盡也惟衛朱尊周爲其大節先生常以朱子爲孔子後一人尊信敬服如父兄如

神明自其語默動靜進退行藏以至於辨異端闢邪說是則是述爛用其名理持守其丈尺出而立經陳紀處而立言垂訓壹此爲準以立人極俾天下後世知尊朱子則爲聖人之徒肯朱子則爲斯文之賊斯其爲朱門之宗嫡也丙丁以來天地閉矣冠履倒矣先生自靖窮山若將終身遇遭 寧陵大有爲之會自任以三綱五常之重雖弓劍遽遺功烈罔究而至誠貫金石大義懸日星俾我 皇靈血食於屋社之後俾我衣冠不改於左袵之餘斯其爲 大明之忠臣也茲二者塞兩儀廣四海通人物亘古今靡有乎

不行靡有乎不同亦靡有乎變易是爲大經也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所以自三韓以來未有盛於先生而厥施之普將永賴于萬世諸賢有見於此義則識先生之爲先生可但想其美慕其名哉嗚呼祠院之生久矣朱子修之於白鹿退溪繼之於白雲俾爲士者盡藏修游息之實爲倡明培植之本謂將活國新民開太平於無窮嗣是書院之建幾遍天下在吾東益盛然行久而弊生俎豆所享衆瘼滋繁甚則爲儒生酒食之場爲民丁逋逃之藪往往有不堪聞者朱李兩先生爲世教一腔苦血其欲如是

而止乎蓋設院者所以講學而絃誦之絕已久此弊之所由生也興替衰旺自有相因之勢替因於興衰因於旺亦乘除之理然也興之於旣衰撥之於將廢者亦惟以實心講實學而已然則爲竹林諸賢者劬先生所讀之書求先生所傳之心而於衛朱尊周二者先立其大者毋徒慕其名而益懋其實已矣不然而惟屑屑於祠廟之役則雖棟宇齊雲丹雘耀日明粲蠲饌牲幣醴齊極芳馨而盡豐潔其違先生之道已遠矣異乎毀瓦畫墁者幾希先生之靈其肯舐於斯哉若是者不幾近於殄祀乎先生嘗記西原縣

學而曰登此堂者精白一心服洛建誠敬之學以窺
乎鄒魯之門墻則其觀法也豈但規規於堂制之美
而已嗚呼居先生之院者宜講先生之教式克欽承
如橫經馬山之日則庶幾不迷於所由諸君子其亟
洗心以踐述我先生明命

觀瀾亭記

庚辰

君子行素乎患難而不失其正者死而已當死而死
則心安而德全是之謂有重於泰山也亦有以時則
必死而以地則不必死不求生以害仁而生有難於
死者或死或生殊塗而同歸要盡其義之所至而蒙

難以正則一是固無入而不自得者也粵若 莊

光之世爲舊君死者前後數百人而六臣最著焉有
全身自在不被崑岡之災而能守鐵石之貞衷勵松
柏之苦操視鼎鑊其如歸蹈參夷而不恤與六臣異
體而同腸者卽所謂生六臣也集賢殿直提學元先
生昊乃生六臣中一人耳先生知有靖難之變謝病
歸鄉逮 端廟遜國于越先生亦竄身於越之府西
沙羅坪而宅焉前臨二水合流有石壁特立于其上
卽其地而臺焉又亭于臺傍而曰觀瀾默寓朝宗之
義每晨自亭而臺東望 行在吞聲歔歔隨日而入

不以風雨寒暑而鞞焉里中有孀婦日泝泝于川邊
每往先生已出臨矣其女怪而問先生泫然曰烈女
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吾君方在越中故出而展
望美之懷耳其女泣曰妾將不日改適臨流浣衣者
卽爲此也妾雖卑賤聞公言自然激感不忍爲此行
遂泣下如雨全節以畢生云逮丁丑之變先生服方
喪三年坐必東向卧必東首遂不出戶庭而終焉余
遊越中得其事甚悉屋毀已久而尚傳爲元先生遺
墟老石蒼秀蘸影于水心想像先生英靈赫赫在亭
臺林壑之間乘雲御風日朝于 仙寢與六臣者列

侍 珠丘玉欄之傍也嗚呼并時之東峯秋江諸賢
毀形以逃世登山以採薇而俱是韋布少年耳其出
處行藏由已而不由人若先生者已登顯仕蜚英聲
矣旣不同死于丙子之禍則窄逕窘步不自躡跌者
斯已難矣而用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因之潛隨荆
蠻之行瞻依日月之光自伸其所任致死之義是所
謂遠不違君死不忘國者歟經夷險而一節者歟六
臣之死死非得已先生之生生亦得所然則死固不
重於生生且無愧於死俱得實理于心而成就一箇
是而已然六臣之一時殉國卽所云慷慨殺身先生

之沒身自靖卽所云從容取義如先生之爲者詎不
尤難哉天地變化而我得其正豈不誠大人哉村婦
至無知也纔服一言卽發善心臨再嫁而自悔完一
節而靡他苟不固得聲氣之相感者孰能與此其入
人深而化人速者殆影響不翅其非以不以言而以
身歟嗚呼靖難諸人或有聞此寡婦之行者乎曾謂
朝廷之君子不如下邑之賤女乎

清冷浦記

清冷浦在寧越府治之西八里而近西江之水發源
於五臺屈折東流至是而益大泓渟縈迴環山趾三

面低者深黑峻者沸白使人悽神寒骨悄愴慄故
名云其上有山峭嶮危絕如劒戟森羅殺氣干霄故
名曰刀山刀山之下有頽垣破礎埋沒於荆榛之中
卽 端廟東巡時遺墟也丙子之變靖難諸臣置
上王於茲所夏潦水漲懷襄于茆舍 移御于賓館
之觀風軒云有 英廟御筆碑用識其處碑面書
端廟在本府時遺址八字背刻 皇明崇禎戊辰後
三癸未季秋投涕敬書十六字建閣而載之 正廟
辛亥知府朴基正因 筵教剪伐荆棘掃除垣礎而
築壇二層又有短碑書清冷浦禁標碑六字卽道伯

尹陽來所爲建也庚辰孟夏余與澄岳吳丈泛舟遊於鶴巢巖下回泊于斯浦午爨碑下壇上四面翠樹環合但聞灘聲嗚咽真所謂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聽恫况不似人間世凜乎其不可久留也嗚呼是豈可以處人乎絕峽窮峒匹夫編戶之民猶不堪爲生况以廟面萬乘之主而可忍處於茲地乎是何異於松栢之闢乎嗚呼孰主張是而致吾君至此哉吾聞靖難諸人中落拓放浪者嘗遊越中得斯區而悅之釀成移國之謀竟致上王于此中云苟非然者光廟何以知越之有清冷浦乎必欲

以此所爲歸者要其人跡不及烟火不通至不忍言而乃已焉耳若非我光廟之仁聖亦何能出昏墊而占乾淨脫鬼關而奠陽界乎每月命守令供物膳內侍問起居慰藉上王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天與人歸雖不得以辭位其爲上王扶持全安之道亦云至矣丁丑之禍卽奸兇輩自爲計耳豈光廟本意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爲榮身肥家之圖乘時規利賣國販君至於斯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嗚呼滄海貿易仙御寢遯而國人之感慕偏在於越于越之中顧瞻咨嗟尤在是浦者乃有所至不

忍也三百年未死之人心於是焉可見而雖至千世之遠其將如一日是孰使之然哉狐鼠輩只圖當人之富貴不恤建天之名義生而狗彘不食其餘死而唾罵至及朽骨鉏姦之斧肅如霜雪閱萬劫而不貸其多少機關適足以遺臭無窮耳顧何益之有哉世教衰利害勝而理義喪滔滔是遺君後親然天定孔固終能勝人祇見其用心支離欲巧而反拙也其時金吾郎陪翠華而至者夜坐清冷灘上悲歌痛哭其歌曰千萬里遠遠道美人離別秋此心無所着下馬臨川流川流亦如我嗚咽去不休越人至今傳誦

聽者爲之齋涕苟使在位之人盡如金吾郎之心則豈爲是哉豈爲是哉相對吳丈說與此事傷心觸目幾乎失聲因之爲清冷浦記

彰烈巖記

人皆有一死死得其所難矣苟得其所則死有榮於生者以所惡之甚於所欲也然死生之於人大矣在男子猶然况于婦人乎在冠冕珮玉之君子猶然况充後宮下陳之類乎三代之制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未必皆敦詩禮之教著柔靜之德彼引羊車得蝶幸者固是貽羞彤管而寄情邊衣題詩

紅葉用紆其幽怨者亦豈女史內官之道哉以故歷代革國之際未聞有宮婢殉國者豈秉彜之性爾殊哉積鬱之氣因變故而發之所以不志于死也當百濟之亾宮人爭投於白馬江故名之曰落花巖花巖之名將與天地同其悠久而扶蘇屋社猶有一段生氣者賴有是耳粵若 端廟之遜荒于越也舊宮人隨侍于清冷浦觀風軒調護其飲食起居備經百罹於霧露之中而 玉體無愆者左右服勤之功與爲多焉耳逮 端廟陟遐咸赴越之錦障江而死浮屍蔽江是日也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彌天經夜不

散卽丁丑十月二十四日也邑人憐之名其地曰落花巖巖白江也設壇于巖上有事則禱知府洪聖輔樹三字碑卽巖西十數武建祠而祭之愍忠祠是也後知府曹夏望改落花曰彰烈鑱巖壁而銘之余來越中遊錦江亭自亭而上歷愍忠祠撫花巖碑泛舟錦江摩挲彰烈巖徘徊久之不忍去守祠者爲言月夜環珮怳惚往來於祠巖之間若有觀焉云苟其然者芳魂貞魄尚有不泯者存歟不與大化同其冥漠歟嗚呼婦寺之忠惟服事宮闈趨走唯諾而已不遑講君臣之大義辨熊魚之取舍而臨難致命視死如

歸無一人苟免若斯人之爲者歷選千古靡與倫匹
詎不奇哉當是時背恩喪義賣國取君者咸出於赤
芾蔥珩而蹈節輕生乃在於紫衣紅袖何哉所謂卿
士利害亂其中禍福奪其外而巧於趨避故瞞天調
人至於斯極若婢子者全理義之良心不爲怵疚靡
所計較故決性命於危迫之際而有所不避也 端
廟聖德罔愆不以冲齡而或忽貫魚之戒以故無內
寵斯人者皆非承恩之類也特以真誠所發與共患
難義不可以苟活耳豈欲與殉名之烈士爭不朽於
竹帛哉昔田橫之客五百重峯之士七百而成同日

并命者是乃男子之身衣冠之族氣義相感至百死
而不貳者固也若至厠椒掖之側侍巾屣之末者豈
知泰山鴻毛之重輕哉用能殺身成仁如此比兩者
又加難矣是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者耶嗚呼目
見天地崩圻人物消盡而鼎湖之弓劍莫攀蒼梧之
巡狩未追劫火餘焰炎炎來逼亦何忍無死哉是豈
可以己者乎苟使若人老死帷閫之內孰知其純忠
媵節與日月爭光乎然有知無知亦何與當人分上
哉只是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耳嗚呼天憂無疆無
往不返 端廟復九五之位備千乘之禮黃流玉瓚

響于清廟 珠丘花欄煥乎喬陵死事之宗英文武
咸配食于 仙寢之傍而侍女寺人亦與於其間
列朝追遠之誠崇報之典殆無虧欠於是焉神理人
情各安其正矣沉江化碧之血其將怡渙而無憾乎
抑亦凝結不散與孟山錦水同其崩絕乎吾不得以
知之故述以文而志之

滄海力士遺墟記 辛巳

經者常也在人有五常之道而行於日用故詩書禮
樂春秋之書咸名之曰經經者所以經天地緯陰陽
仁義之陶勻道德之橐籥也爲士者誦法其言散於

天下而設於四國爲永世之所表準焉以故爲邦者
修之則興悖之則亡是爲古今之常經也夫嬴秦者
本西戎之一虎狼耳蔑禮義棄仁信專肆強暴以詐
力屠中國及呂政而稔惡彌酷虐焰燔穹烹滅三代
之諸侯破壞元聖之井田固已罪通于天而至燒除
六經坑殺學士而極矣聖神之心法天地之元氣於
是焉剗地盡矣其所以抑遏萬世之罪有浮於后羿
王莽殄羿惡者不必夏家齶莽肉者不必劉氏而人
人得以誅之是乃春秋之法也張子房以五世相韓
之故弟死不葬散財求客刺秦皇爲韓報仇雖誤中

副車不克遂其志之所欲而其氣義剛大可以塞兩儀而爭三光然當是時秦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人措一指動一髮咸罹于辜無事而夷滅者不可數計縱有賁育靡所施其力以其鋒不可犯而其勢不可乘也夫所謂滄海力士者濊國之一匹夫耳不撓不逃厲萬夫不可奪之勇銳然赴子房之招奮椎博浪之沙直犯祖龍之威豈不壯哉其誤中則天也是豈可以成敗論哉其事不遂而呂政之魂已褫矣沙邱之死其不兆於是日乎且風聲所動激發羣雄逐鹿之心以致不旋踵而亾何必當下撞碎然後爲快哉

意者斯人也東海之隱君子也與天下同仇思欲一舉而不得得子房而行其志詎但慕子房之義而爲其役已矣哉微力士不能成子房之忠微子房不能遂力士之烈篤論者祇許子房之報韓而不知報萬世之仇大於報五世之恩祇稱子房之志氣而不知滄海力士之爲真正大英雄余甚惑焉能言距楊墨者孟子猶稱爲聖人之徒况欲誅二帝三王羣聖人之大盜者其有功於斯文何如哉以故爲之表章豈直以出於吾東而私之哉其出於吾東亦豈非一邦之耿光乎江陵城東門外有大昌驛村尚傳爲滄海

力士遺墟余徵于邑誌質諸邑子而爲之記用著呂
政焚坑之罪闕萬劫而不革云爾

善竹橋記 甲申

善竹橋者高麗侍中圃隱鄭先生殉節之所也當麗
祿垂終我 太祖威德日盛天命人心咸歸 真主
獨先生矢志守經 太祖作歌以示意先生亦和之
以歌喻百死不變因之遇禍于是橋橋上有血痕淋
漓沁入石心而注于罅厥色朱殷取水沃之愈益分
曉故老相傳以爲鄭侍中血或有以輿誌之所不載
而然疑於斯事者至謂石文自紫非血也若是者不

通幽明之故者也昔裴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
碧淳于伯被殺血拭柱爲之逆流斛律光受禍血在
地去之不滅練子寧書磚之血洗滌不滅黃夫人影
石之血昭人耳目况吾先生滿腔熱血灑盡斯橋風
雨不能盪磨曷可歸之以涉怪而認非其真哉橋在
故都東北通衢大路先生後孫好仁居留是府不忍
車轍馬跡之所蹂躪特設石欄于橋之四圍別爲一
橋其左用通行旅橋東舊有碑卽韓漢筆也 英廟
御製御筆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隱公十四
字豎碑建閣其傍又有成仁碑碑陰刻一代忠義萬

古綱常八字常不雨而濕號曰泣碑先生之致命遂志卽所謂求仁得仁何怨之有而至於泣乎是與橋石之血其義不倫爲斯言者非所以知先生也嗚呼先生以一身而係宗社之安危一日身存則國存一日身亾則國亡隱忍不死於廢立之際至參九功臣之列而不辭者卽以此也其有受於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乎逮夫撐天而不支則身殉以靖獻者眞社稷之臣也苟使先生而不死則禪受之事不成先生安得以無死乎向使麗氏逆續邦命恭讓念亂圖存問廢立之罪則先生當幸血食之未殄爲法受誅而

靡悔已矣若又不幸先殞於屋社之前則有非吾之所可奈何惟當竭身命以殉國而已先生所值之時所處之地非義精仁熟底君子固難以道周旋不失其中而其夷險一節皆出於至誠惻怛求諸殷三仁而無愧昔賢有云天地變化我得其正若先生者庸非其人耶麗朝養士五百年祇得先生一人任三綱五常之重永賴于萬世與天地悠久而茲橋之石不泐血不滌則先生爲不死矣甲申孟夏余隨老洲丈人爲松京遊登是橋而不敢踐摩挲石血欲爲之舌舐嗚呼過此而不生忠義之心者眞無人理者也歸

而爲善竹橋記

掛冠峴記

士君子不幸而值革命之際不死則去而已作者七人今不可求其人而魯太師諸公亦踰河蹈海以去亂至若王蠋之於齊龔遂梅福逢萌之於西京周繼申屠蟠管寧之於東漢未易一二數而皆見幾而不俟終日者也或知幾而未作者一朝而見天地翻覆桑海貿遷則當竭性命以衛社繼之以死死不可得則潔身自靖以求盡吾心已矣死與去其事雖殊其揆則一也我太祖應天順人正位九五御松京之

敬德宮設科試士士無一人赴舉者皆逾峴而去是所謂不朝峴峴之北有山逾峴之士掛冠于此而入杜門洞故名斯丘曰掛冠峴云嗚呼君臣大義有死無貳立乎本朝而有官守之責者致命遂志矢死靡他固也雖未出而仕生其地爲其民者腹穀身絲皆吾君之賜耳亦當存不事二姓之義何必一與之齊然後不改哉以故東湖樵夫長洲生員之流不識君面不霑寸祿而亦爲之死焉若是者懋十族而靡悔况應舉而媒榮乎勝國掛冠之士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有所去留而要其自盡其義立天下之大防耳麗

氏立國人未暢夷陋未革不識以養士爲貽燕之
謨而斯人也非要重報禮秉彝根天自不容已所樹
立乃爾天經地義藉之以不墜彼以綱常之身與其
君父之國擲以與人儉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
以爲得計者視斯人何如哉吳澄輩以有宋舉子靦
面失身於胡元者真狗彘不食矣或有以斯人之名
不盡傳爲恨是不知其心者也諸公者要以一身任
五百年綱常之重其跡則東海之路其慟則西臺之
哭其志則子房之報韓元亮之存晉天經地義於是
焉存卽其平生惟不負此心而已何與人之知不知

乎然則泯然無跡安素處變由行於天理之中者乃
所願存焉詎可以名姓之傳不傳爲輕重哉其不毀
志以徇時者固欲就白刃以不辭而我 聖祖屈千
乘之尊全匹夫之諒者卽創業垂統挈持大經以昭
示子孫臣民爲萬世法是所謂繼天立極於戲盛哉
英廟爲其守禮義爲故主盡分碑以 旌之曰高麗
忠臣亶出 繼述之孝也夫夷齊恥周存商商不害
亾而周命維新兩人者至餓死不肖屈卒之天下宗
周而餓死者得仁二者并行而不悖麗士卽夷齊之
類而 聖朝所以優容者乃扶而去之之義也向后

百年停舉卽鄭道傳輩排毀節義要掩其貶君賣國者之所作爲豈 聖祖本意然哉甲申夏余遊松京館穀林學卿所直屋南有岡巒特秀體勢端莊爲問其名學卿言是乃掛冠峴蹶然而作注目凝情若親見毀冠裂冕之狀凜凜猶有生氣欲從之遊而不可得則托冥契神交於九京之下遂援筆而爲之記

崇仁祠記 乙巳

惟黃州治西三十里鐵島之鼎足山下有所謂崇仁祠卽殷太師揭虔妥靈之所也島在濟良海中地勢平曠饒形勝世傳殷社旣屋箕子浮海而東始止于

茲土後遷于平壤武王仍以封之曰朝鮮島中尚有宮殿遺墟宛然可觀石礎瓦磚往往出於耕犁之中有所雕鑄而字畫剝落難徵殿址東西有文武兩井文武之名何所取義而文井淤塞武井依舊深冽方登圓級與平壤故宮所在者同是所云改邑不改井者歟昔成湯都亳始南而終西太師之由島而涇是亦述聖祖也歟初島中士人金勳築精舍奉真影時節致享者爲數百歲歲久垂圯而其尚志則遠矣 憲宗乙巳島之章甫與一州譽髦協心戮力改建廟宇春秋孟朔上甲侑以牲璧崇祀如禮立講堂揭朱

子白鹿洞規祠院之體略具斯已奇矣而邑子朴履
冒念享需不贍戛戛乎爲力與安重賢黃崙金海金
宗點諸人遵安文成古義捐家貲置祭田每歲計收
租備俎豆之需供絃誦之資庶幾勿替於永遠也嗚
呼殷之三仁其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微子之
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改紂行皆可見其至誠惻
怛而箕子之至誠惻怛何從而見之乎蓋箕子比干
同一肝膽而箕子不衝着紂怒故不被殺若夏死諫
無益徒使紂有殺諫臣之名箕子所以處之也最難
此所以佯狂爲奴以受辱而不死也易特說箕子之

明夷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蓋晦其明者特收
斂其德以避禍耳若其本體之明則炳然不可得以
滅息外晦而內愈明所以正其志而爲箕子之貞也
昔人以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三者贊太師之至德
而罔僕于周遜世于吾東推道訓俗變夷爲華天荒
始破人文漸闢靡吾父師終於被髮左衽已矣仁賢
之化與天無極其所以尸祝而崇奉者當與孔子一
體孔子之欲居九夷乘桴而浮海者以箕聖之邦也
孔子天下之大聖箕子左海之大聖豈容差殊觀哉
若桂人之享帝舜楚民之祭昭王咸以舊德之不忍

梅山先生集
忌也西土之特祀于鐵島者用斯義也詎可謂無稽
哉且從重新廟宮明用享錫歲仍大和五穀胥熟島
壤素無蘋藻忽產芡實以薦籩豆亦可異焉聖靈之
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感通况駐蹕之所
乎朴履昌跋涉暑雨謁記文用述立祠賴尾不佞耄
癯屏鉛槧久矣竊感其慕聖之苦血力疾以副之曰
西土之人服九疇之敘體八條之教有猷有守是訓
是行馴致用章平康乃所以報萬世罔極之恩髦士
乎其欽念哉是爲記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